





小說世界叢刊

野八記二編

還鄉記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20886

野人記二編卷下目錄

還鄉記

(Return of Tarzan by H. R. Burroughs)

第十三章	巧遇	一
第十四章	故鄉	一四
第十五章	蠻人	二二
第十六章	妙計	三三
第十七章	登極	四二
第十八章	絕糧	五一
第十九章	金城	六三
第二十章	陰牢	七一

第二十一章	甘霖·····	八〇
第二十二章	盜金·····	八九
第二十三章	復辟·····	九八
第二十四章	後悔·····	一〇七
第二十五章	重逢·····	一一五
第二十六章	成禮·····	一二六

野人記二編卷下

還鄉記

(Return of Tarzan by E. R. Burroughs)

第十三章 巧遇

次日早晨，餐室中不見太山的影子，施小姐心裏很是詫異，因為柯先生常和他母女二人約定同時用早餐的，這次不來，料想是不曾起來。餐畢，施上甲板閒坐，看見褚朗在面前走過，談了一會，褚有說有笑，施小姐暗暗讚他是個語言有味，面目可親的人，旅行中遇了這種朋友，可以不愁寂寞了。到了午餐時候，依然不見太山的面，他心上有些着急起來，不過自己是個少年閨女，不便調查一個新識朋友的行動。他和這位柯先生雖是初交，然而覺得他性情懇摯，談吐文雅，確是可以深交的朋友。



午後，褚朗又走來和施閒談解悶，但是海難心中牽望着柯約翰，總覺有些蹊蹺，就說起這事。問褚今日看見柯先生沒有。褚回說沒有。施道，他今日早晨不會到餐室早餐，我從昨晚見他之後，到現在還不會會着他，這事很是奇怪。褚安慰他道，我和柯先生不很相熟，看來他是個上流人物。他或者冒了風寒，身子不很舒服，睡在艙裏避風，也未可知，這是旅行的人常有之事，沒有什麼奇怪。施答道，你的話很有道理，不過我們婦女心性和男子不同，有時會有特異的感覺。我似乎覺得柯先生，現在不在船上了。褚大笑道，施小姐，這話奇極了，柯先生不在船上，會在什麼地方呢？我們已有好幾天不會看見陸地了。施道，我自己知道這種感覺有些離奇，不過我也用不着再掛心吊膽，祇須差一個船役去一問，便知他在那裏了。褚心中暗想他要知道太山的下落，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隨即答道，不妨一試。施喊了一個船役，着他去請柯先生來談談。褚接着問道，柯先生是不是你的至交。施答道，我覺得他的為人很好，家母也很看重他，像他這樣的人，容易受人家的信任。隔了一會，那個船役回來說，柯先生不在他的艙裏，我找不到他，並且我

聽見說，他昨天晚上不曾睡在艙裏，我想要把這件事情報告船長。施急道，事不宜遲，我陪你同去見船長，這是一件慘事，我知道他一定有了意外，到底我的感覺不是無因而發，他們忽忽進了船長室，一五一十的報告了船長。他聽完便問施小姐，你昨天晚上從艙洞中看見有人落水，有沒有錯誤。施答道，我的確看見一個東西從艙面落下去的，我不敢說一定是個人的身體，因為沒有呼喊的聲音，或者也須是一包零碎廢物。我在當時就是這樣想的。但是如若柯先生果真不在船上，我就相信我昨晚看見從艙面落下去的，一定是他了。

船長立即下令，從船頭到船梢，細細搜尋。施小姐就坐在船長室中，等候消息。船長又細詢柯約翰的來歷。施道，我上船後認識了他，雖常在一起，但是不知道他的底細。他說的英國話帶着法國口音，我很覺得奇怪，曾經對他說過，他說是從小生長在斐洲，後來在巴黎受的教育，所以說話有法國音。他平常談話最有趣味的，是斐洲野獸的生活。他也曾經到過美國。除了這些零碎碎的報告之外，我就不曉得什麼了。船長問道，他曾說過有什麼仇人沒有。施搖頭答說沒

有。船長問他在船客中間有什麼素來認識的朋友沒有。施道，好像都是上船以後，纔認識的。船長道，照你的意思來，他是不是個貪杯的人。施道，我不知他會不會飲酒，不過他就是貪杯，昨晚也飲得不很久，因為我和他分手了不到半點鐘的時候，就看見那東西落水了。船長道，奇極奇極，我看他不像是心房衰弱，會有暈眩氣閉那種病的人。就使他是靠在船欄杆上一時昏暈過去，也不至於翻到欄杆外面去，想來還是跌倒在甲板上的機會多些，照這樣說來，他若是不在船上，一定是被人推下海去了，或者是先被人謀死，再把屍身丟在海裏滅跡的也未可知，因為你始終不會聽見什麼的聲音，好像落到海裏的是個死屍了。施打了一個寒噤。隔了一點鐘光景，船員回來報告搜尋的結果，說柯先生是不在船上了。船長道，我怕這件事情不像是無意失蹤，內中還有別的隱情。彭先生，我望你親自去把柯先生的行李細細檢查一番，看有什麼別的破綻，決定他還是自盡呢，還是被殺呢，查他一個水落石出。彭諾諾連聲的去了。施小姐聽了這番話，就暈了過去，等到醒來，已在自己艙中。靜臥了兩日，不會出艙，一閉眼就看見一團黑影，

從上面下來，好像落到漆黑的海水裏去的，心神上是不寧。到了第三日，勉強到艙面上去呼吸新鮮空氣，面色還是慘白，雙眼帶了黑圈。褚朗也候着過來竭力的安慰他道，這件事大家聽了，都有些不安。施道，我若在當時報告了船長，或者還來得及救他起來。褚朗道，這並不是你的過失，你也不用懊悔。無論什麼人處了你的地位，都是一樣的心理，誰會想到船面上落下去的是一個人身呢。況且你就在當時驚動了大衆，也未必有什麼結果。人家還說你是神經過敏，不信你的話，到得你和他們爭辯明白，再停船放上救生船去救他，在這汪洋大海中，相隔了已有許多海里，那裏還找得他落水的地方，所以施救也是枉然的了。你對於柯先生，已是盡心之至，再要出力也沒有了。不是你留心到他的失蹤，一時還不會發見哩。你可以不必埋怨自己了。海難聽了他安慰的話，覺得很有道理，心中十分感激。從此以後，褚朗就時常和他作伴，探出這位美貌的施小姐，是波的磨的首富，家資百萬，都在他母女的手裏。施小姐還沒有許人，誰做了他的夫婿，既享了豔福，又有了揮霍，這種機會真是千載難逢。褚朗快活得心花怒放，本來他想取得

秘密文件之後，就在第一個口岸登陸，趕回歐洲，可以星夜把文件送到聖彼得堡去。現在遇了這種好機會，豈肯輕易放過，自然改變計劃，放出本領來，專心致志去謀取這大宗的妻財，好夠下半世的受用，也可以教聖彼得堡人開開眼，這真是利令智昏，睡夢裏想天鵝肉吃。

到了地角市，他纔說要在那裏有事耽擱幾時，因為施海雛告訴他，說他們是想要在地角市他舅舅的家裏住下，說不定有幾個月的停留哩。後來聽見褚朗說也有事在那裏耽擱，很高興，便道，我希望上岸之後，仍和你常常見面，請你早些到我舅舅那裏和我們相會。褚朗滿口答應，自是不消說得，倒是海雛的母親不十分歡迎他。有一天他向海雛道，我不知道爲什麼對於褚朗，總覺有些靠不住，他表面上是很完全的一個上等人，不過他的眼睛裏有時露出一種兇惡的樣子，教我不寒而慄。海雛笑道，你也未免太多心了。施夫人道，這也許是誤會，不過我總想他若是柯約翰，我就很安心了。海雛道，我也是這樣想。

在地角市海雛的舅舅家裏，常有褚朗的足跡。褚奉承海雛的意志，真是無微不至，海雛的大

小事情，差不多都要託他去做。褚在他母舅家中各人面前，又會獻小慇懃，所以上上下下都稱讚褚朗是很親熱很有禮貌的人。到後來褚想事機已熟，可以開言了，就向海雛求婚。海雛聽了，大驚失色，半晌開不出口。繼而想不回答他，就要變了默認，只得正色道：我從不曾想到你會有這個意思。我只當你是一個要好的朋友，所以你驟然問我這個問題，我簡直無從回答，請你且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我們照常做朋友下去，讓我仔細想想，我們的交情是不是比朋友密切些，或者我已經有了這個心，自己還不會覺察，也未可知，不過我一時間總想不出和你有什麼愛情，請你原諒我，褚就說他的回答是很滿意，並且埋怨自己過於鹵莽。他道：海雛，我自從和你初次見面之後，就生了愛慕心，我很願意靜候你的回答，因為我知道像我這樣誠心的愛慕，總有受着好報的日子，我只要知道你現在沒有別的情人，我就安心了，請你明白告訴我。海雛答道：我生平還不曾愛慕什麼人。褚聽了自是十分滿意。

次日，海雛正在市上買物，從一家珠寶店裏出來，對面來了一個美人。仔細一看，心中又驚又

喜。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他渴想的好友琴痕卜德。他道，琴痕，你怎麼會在這裏，我再也想不到會在這裏和你相會，你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琴痕也一樣的驚喜道，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奇事。我只當你在波的磨享福，不料你竟會到這裏來。他們互相親熱了一會，纔各道離情。琴痕說明坐着吞寧登的游船，到地角市來的，預備耽停一星期光景，再動身沿西海岸上去，回到英國，以後就要和格萊頓成婚了。海雛道，你們還沒有結婚麼。琴痕道，還不會，可惜英國離開這裏沒有一千萬里的路程啊。

琴痕約海雛到船上去，和各人相見。海雛也約琴痕到岸上來，在一處遊玩。舊友相逢，自有一番酬酢，新知初遇，更添許多熱鬧。不論什麼事情，自然少不了有褚朗在裏頭。他見吞寧登是英國貴族，款待格外慇懃。二人變得異常親密；褚暗中告訴吞寧登說，施小姐已和他有了密約，一回美國，他們就可以宣布出來，不過暫時還有許多原因，要守秘密。吞寧登答道，恭喜賀喜，施小姐確是一個美人兒，你的眼力真是不差，福氣也不小，我自會替你嚴守秘密，請放心。

一日，海難母女和褚朗都到船上去看琴痕。施夫人就說起他到了地角市之後，怎樣快樂，可惜不能久住，因為他新接了波的磨的律師來信，有事催他們回去。吞寧登便問他什麼時候動身。施夫人道，大約在下星期。褚道，真的麼，我也就要回去了。我們可以同走，一路上我還可以伺候夫人，豈不大妙。施夫人道，妙極了，有你在路上保護我們，還有什麼話說。其實他心裏不願意和他同走，到底爲什麼緣故，他也說不出來。

過了一會，吞寧登忽然嚷着了不得的妙想。格萊頓冷笑道，你想出來的自然是了不得的妙想，快些說出來，是不是要想取道南極到中國去。吞答道，你也何必這樣取笑，我知道你因爲這一次的旅行，不是你發起的，所以你心裏總不舒服，自從上船到今，你事事和我反對，你的妬心也太利害了。我方纔想到的計畫，說出來你們一定大家很贊成的，就是請施夫人施小姐褚先生加入我們的團體，同到英國去，這豈不是我的妙想麼。格道，請你恕我無禮，你這個計畫，確是妙極，我再也想不到你會有這妙想，果真是你的獨出心裁麼。吞道，我們就在下星期一動身。施

夫人如要改遲，也可以的。施夫人道，我們還不會決定怎樣的回去，今承蒙美意相邀，心感之至。不過我們怎好叨擾呢。吞道，請不必和我客氣。我可以擔保你們的飲食起居，定和公司船上一樣的舒服滿意。況且一班相熟的人聚在一起，一定十分有趣，就此算說定了，不用推却罷。

到了星期一，果然三人都上了船，解纜登程。過了兩日，琴痕在海雛艙裏閒談，海雛取出他從美國動身後，一路上所照的相片出來，一張一張的細細講給琴痕聽，有的是風景，有的是人物，琴痕看得津津有味。海雛忽道，這裏也有一個你的舊友在裏頭。我久要想從你方面打聽打聽他的底細，但是不會有機會提起他。一面說，一面揀了一個照相，拿在手裏，又道，他的名字叫柯約翰，是英國人，你還記得他麼。他說在美國會和你會過的。琴痕答道，我想不起熟人中有叫柯約翰的，讓我看他的照相。海雛把照片交給他道，可憐得很，他已經葬在魚腹裏了。琴痕接着，對照片一看，驚道，葬在魚腹裏了麼，海雛，你不是說笑話麼，他真的死在海裏了麼。說到這裏，身子搖了兩搖，海雛攙扶不住，跌到在地上，暈了過去。海雛急得倉皇失措，趕快把他扶了起來。嘴裏

只是說，我不會知道你和柯先生有這樣深的交情，不會想到你聽了他的凶信，會這樣的悲傷。不多一會，琴痕悠悠醒轉，靜坐了半晌，纔開言道，柯約翰麼，海難，你竟不認識他麼。海難道，怎麼我不認識他，他是柯約翰，從倫敦來的。琴痕嘆了口氣道，可惜我不會相信他是什麼柯約翰，他的面貌形狀，燒了灰我都認得出來，我的腦海中已經深刻了他的影子，一輩子不會磨滅了，我決不會看錯的。海難聽了，莫明其妙，便問你想他是什麼人。琴痕答道，我不用細想，我就知道這是人猿太山的照片了。海難道，他麼，琴痕道，我決不會弄錯的。他真的已經死了麼。海難慘然道，真的死了。我當他是倫敦的柯約翰，所以不會想他是太山，到現在細想起來，他果然就是你所說的太山了。到他失蹤之後，船員檢查他的行李，並沒有他是柯約翰的證據，他的東西差不多都是在巴黎買的，上面都有巴黎店鋪的牌號，至於他做在箱子上衣領上的記號，不是一個T的字母，就是JCT三個字母，我們只當他是把真姓隱去，單把他的名字做姓名的。琴痕悽然道，太山的姓名是有三個字的。咳，像他這樣龍騰虎跳的人，竟遭這樣不測之禍，真是萬萬想不到。

到的。說完，淚如泉湧，哭得悲戚萬分，海雛在旁，也不免陪他流淚。

自那日起，琴痕病在牀上，不能起來，除了海雛和馬利之外，別的人都不接談。病了好多日，纔勉強起來行動，出來見人，竟是完全變了一個樣子，一些興致都沒有了，形容枯槁，老了許多，神情中常帶幾分淒苦，除了海雛之外，大家都想不出這是什麼道理，只見他呆坐出神，張大了眼睛，對着海面癡望。各人竭力設法去解他的愁悶，總是毫無影響，有時還是吞寧登引他微笑，這是很難得的。

琴痕一病之後，船上的事情也七顛八倒起來。不如意事連翩而來。先是船中的機器出了毛病，只好浮在海面，暫時把他修理了兩天。後來忽然遇着狂風，把艙面上的東西都刮到海裏去了。又有兩個水手打架起來，一個受了刀傷，奄奄一息，一個變了瘋狂，用繩網住。後來一天晚上，舵師失足落水，施救不及，沈下海裏去了。船上的人看見這種不順利的事情，接二連三的起來，都覺得是一種大雨欲來風滿樓的景象，益發精神恍惚，疑神疑怪起來。水手的迷信本來很多，

於是紛紛傳說開船的日期遇了兇煞，種種謠言，弄得滿船陰氣沈沈，好像真有大禍臨頭一樣。

一日夜中，一點鐘光景，船上的人都從睡夢中驚醒。船身震動得十分利害，登時天翻地覆起來，機器忽然停止，船身儘向右邊傾側。男女都奔上甲板，那晚天色雖陰，風浪還不很大，巡夜的船員指着船頭的右面，有黑影一團，浮在水面，對衆人說，一隻破船的外殼。忽見機器師也奔上甲板來尋船長，報告機器已受了大震，損壞得不可收拾了。接着一個水手又從下面上來，喊道，不得了，船底有了一個大窟窿，不到二十分鐘，就要沈下去了。吞寧登道，不許多言，請女太太們快到艙裏去收拾東西，預備都上小船以防不測。照目下看來，還未必毫無法想，不過總是有預備的好，請快些去。再要請船長一面差人下去調查船身損壞到怎樣地步，一面快把小船放下，裝置起來。衆人看他的態度鎮靜，調度得井井有條，却又安心了許多，分頭去幹各人的事。忙亂了十分鐘光景，大衆都聚在甲板上，四隻小船也差不多裝配好了，下去調查損壞的人也上來了，船長聽他報告，說船底的洞大得可以牽牛下去，恐怕十分鐘之內，全船要沈沒了。果然

不多一會，船頭儘往下沈，船梢儘向上掀，甲板上已立足不穩了，於是各自爬進了小船，放下水去，急急離開大船，四散逃命。從遠處望見大船，梢如筆立，忽聽得轟隆一聲，露在水面上的船梢，越縮越短。吞寧登在小船上看着，淚珠簌落不住的下來，比和多年老友臨終訣別，還要傷心得許多。

天色漸明，東方日上，耀眼的紅光，射在琴痕的面上，刺激他的矇矓睡眼，催他醒來。他坐起揉了揉眼睛，在自己船上仔細一看，祇見三個水手格萊頓和褚朗五個人。再向海面望去，只見一片煙波，渺無邊際，其餘的小船連影子都沒有了。

第十四章 故鄉

却說太山落到水裏，心想靠近船旁，危險萬分，身子碰着船後的暗輪，一定要送命的，就用力游開去。望着船上的燈光，漸行漸遠，不會想到發聲呼救。因為他生平常靠着自己的能力，從沒

有向人求救過，所以一時不會有聲喊的念頭，等到船已去遠，喊也來不及了。他明知推他落水的仇人，一定是陸可夫，然竟不料會這般容易中他的惡計，心中好不懊恨。事到如今，祇好望有什麼船隻過去，再行呼救，但不知道要等多時候，就是等一兩天，恐怕在水裏總是支持不住，若說是游到陸地上岸，機會更少了。左思右想，橫豎是一個死，不如認明天上星斗，向東方游去，或者傲倖近岸，也未可知。主意已定，就慢慢的脫了皮鞋，正要卸去衣服，忽然想起袋中的祕密文件，就把手去搜摸，已是不知去向，纔明白陸可夫推他入海的用意，不但是爲報昔日之仇了。這一氣非同小可，不過氣也無益，索性把衣服都脫光了，省得累贅。耐着性，運出神力來，向前游去。到東方顯出魚肚白的時候，看見前面一團黑影，浮在水面，起先還當是什麼動物，後來見他不曾翻動，纔放了心，追上前去一看，方知是一隻破船的底，翻轉了浮起的。他就爬上去，坐下來休息一會，等天色明了，再作道理。那時風靜波平，他坐在破船底上，搖搖擺擺，倒像是催眠的搖椅，疲倦起來，就蹣着身子，橫下入了睡鄉。

皎皎的紅日照在太山身上，炙得他難過，醒了轉來。第一件事就是口渴難熬。張眼一望，看見兩樣東西，心中歡喜非常，連口渴也忘了。原來在那破船底旁邊，還浮着許多東西，內中有一隻救生船，也是底朝着天，隨波泛動，看來還不十分破壞。再有一樣是東方海平線上，露出陸地的影子。太山立即跳到水裏去，撈那隻救生船。海水清涼，把他的精神又提了起來。他費了許多氣力，把那小船翻了過來，細看了一番，果然十分完備。他再揀了幾條碎木片做槳，就此打起來，向着海岸駛去。到午後靠近陸地，岸上的東西也看得清楚了，太山覺得很有些像他的舊遊之地，難道就是他斐洲的故鄉麼。後來愈行愈近，尋了一個很像港口的地方進去。前面樹陰底下，露出來的果然是他的小屋，他父親灰石爵士手造的小屋，真是喜出望外，忙把船靠岸，跳了上去。立定了向周圍一望，都是些相熟的東西，小屋呀，海灘呀，小溪呀，深林呀，依舊都在那裏。走到林子邊，見枝頭鳥語喧闐，地上落英繽紛，美猴王得意忘形，仰起頭來，對天長嘯。一時間萬籟俱寂，百獸震懾。隔了一會，遠遠傳來奴邁的吼聲，猩猩的呼聲，互相應和，好似慶賀美猴王復國的歡

呼。

太山先到小溪邊，用手捧起清潔的溪水，狂飲了一個暢快。再走到小屋門前，用手推門，門還是他和達拿動身的時候關上的，依然未動。他擡起門上的機杼，開了進去。屋內種種東西，桌呀，牀呀，小搖籃呀，架呀，櫥呀，放在那裏，二十三年的東西，居然一樣都沒有移動。太山仔細看了一會，知道他離開之後，不會有人來過。但是他腹中饑餓得十分難熬，屋內又沒有好吃的東西，不能不快到外面去尋食。只是沒有一件武器，連小刀都尋不出來。壁上掛着一根舊草繩，也是用了多年，有好幾次斷了又結，結了又斷，後來因為有了新的，纔丟下來掛在那裏的。現在既然沒有別的器具，只好將就拿來一用，等到第二天晚上，就好設法去搶些刀槍弓箭來應用了。他把繩子取下來，整理一會，拋在肩上，出門向森林中竄去，又和尋食的野獸一樣了。起先在地上走，找尋野獸的足跡，後來不見近處有什麼相當的食物，就縱身上樹，放出人猿的本領，穿枝分葉的前去，真覺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心想除了這個生活，還從那裏去尋世外桃源，再也不願棄

了福地，到塵世名利場中，自尋煩惱去了。看看天色黑將下來，前面橫着一條小河。水流清淺。河邊有一處，樹木疏散，草葉紛靡，像是林中野獸常來飲水的地點。夜間大概會有賽婆奴邁在左近埋伏，守候羚羊鹿子，下來飲水，好出其不意的取做食物。太山知道這是獵獅最相宜的地方，所以揀了一個低樹枝上，坐下等候。隔了一點鐘，天色已黑，他聽見林子裏有了大獸行動的聲音，知道是奴邁來了。接着聽見一種動物向水邊行來，等到他走近，仔細一看，原來是火太。那野豬的肉，滋味鮮美，太山登時饑涎欲滴。同時奴邁的饑涎也流了出來，把身子伏在草上，靜候機會。火太在太山下面走過，再進幾步，就在奴邁勢力圈裏了。說時遲，那時快，太山把繩子拋去，套在野豬頸上，就用力拖過來。野豬嗷嗷大啼。奴邁看見他的口中物倒退下去，就跳出追來。那知火太已飛起來，掛在空中，奴邁無法可施，亂跳狂吼，望着野豬升上樹去。樹上太山對着他呵呵大笑。奴邁又惱又餓，怒不可遏，在底下走來走去，又把前爪舉起，踏在樹幹上，立了起來，又用爪在樹上亂搔，把樹皮一塊塊的剝下來。同時太山在樹上把野豬，拉到身旁，用手指刺入他的頸

脖，先結果他的性命，再撕開了皮，捧住鮮肉，張口大嚼，奴邁在下面，仰着頭望他吃，越看越怒，太山咽了幾口，還要對他做做鬼臉。一面吃，一面想文明人吃的肉，總是弄得一些鮮味都沒有，好久不會嘗這種美味了。更加遇着饑腸轆轆的時候，益發吃得高興，飽吃了一頓，抓了一把樹葉，擦了擦血手，把剩下來的搭在肩上，送回海邊小屋中去。在那個時候，印度洋中一隻帆船，琴痕和格萊頓也正吃得盤底看空，樽中酒盡了。

奴邁見太山攀枝折葉的爬去，也在下面跟着走，靜悄悄的不放吼聲，脚步輕捷異常，不過太山總聽得出他的步聲。所怕的是奴邁緊隨不捨，守住小屋的門，逼得他下去不得，只好在樹上過宿，這雖是他從小習慣的睡法，但是他到底情願舒舒服服的睡在茅草鋪平的地上。後來奴邁跟得厭倦了，怒吼了幾聲，轉身去尋別的食物去了。所以太山獨自安安穩穩的回到小屋中，取些枯朽的草葉，鋪在地上，倒頭便睡，和一隻野豬吃飽了睡得一樣的酣。一來這兩晝夜在海

上漂流，不會好睡，疲乏已極。二來這兩年中養尊處優，不會這樣用力，驟然間做了許多費力的

事，更是困倦。所以睡到第二日近午，纔醒轉來。先跑到小溪邊，飲了些水，再跑到海邊，跳在水裏，浴了一刻多鐘，慢慢的回到小屋中，撕些野豬肉吃一個飽，再把剩下來的埋在小屋外面沙泥裏，預備晚上回來，當作晚餐。收拾停當，便取了繩子，大踏步向森林走去。今番要找的不是獸類，是人類了，他也不是要尋訪什麼朋友，並且知道同類每每相殘，倒是在獸類中可以求些朋友。他因爲在那時最不可少的是防身武器，所以他又想到邦格村裏的蠻人，自從法國兵艦上的人，要替達拿報仇，勦滅得個雞犬不留，不知那裏還有遺下來的黑人沒有，且到那裏去尋一尋，再作道理。若是邦格村裏絕了種，一時間就不容易找出人來。心中一急，脚下也加了速度，匆匆的穿過林子，來到邦格村的遺址一望，但見荆棘叢生，草木爭榮，從前的竹籬茅舍，都已傾圮無餘，不見一個人影。心中好不懊喪。再想地上或者還有遺下的武器，便在各處搜尋了半點鐘光景，也是勞而無功。只得循着水流，向東南方走去。因爲他猜想人類大都靠近河流，聚族而居的。他抱定這個主意，且走且尋食物。他吃的東西，不限於獸肉一種。有時搗毀鳥巢，攫取鳥卵。有時

拔木挑根，採蟲捉鼠。完全順着猴性，和真是卡拉的兒子一樣。要是那時有人看見他，決不相信他就是幾個月以前，在巴黎最上等的宴會席上，彬彬有禮的太山了。到得晚上，他也不回到小屋去，就揀了離地百尺多高的大樹，爬上去，倦在樹枝糾結的地方睡了。第二日早晨，他仍沿着水流，趲程前進。走了三天，杳無人跡。所到的地方，也是從前沒有到過的，所見的東西，也有許多新奇的。引動了太山的好奇心，一路上山高水低，另有一種樂趣，也不覺得寂寞。到第四日早晨，太山鼻子裏忽然受了一種異樣的刺激，仔細一聞，知道是人類的氣味，從上風吹來的，頓時興高彩烈，放開脚步，追上前去。不多時，果望見一個大漢，在前面獨行蹣跚，便想走近把繩子套住他的頸項，再奪他手中的兵器。轉念文明人雖有時也自相殘殺，不過總要假借一種名義，我現在的目的，是要他的兵器，不是要他的性命，若是把他無緣無故的殺死，心上有些不忍。正在猶豫不決，已走到林子盡處，外面一片平地，對面便是一個蠻村。忽然間太山看見那黑人背後，跳出一隻奴邁，倒替他着急起來，這也是同類相親的天性。那獅子正要撲上去，太山發一聲喊，拋

出繩子去，繩圈的溜溜的圈在獅子頸上，那黑人回頭一望，恰見一個白猿用草繩牽了一隻獅子，好不駭人。

太山雖用繩子套住了奴邁，但是倉猝之間，不會預備用力，奴邁身量過重，就把太山拖倒在地，相隔不過一丈多遠，奴邁撥轉身體，來撲太山。不知太山性命如何，且聽下章說明。

第十五章 蠻人

卻說太山的性命正在危急，那黑人在旁看着，知道他是救命的恩人，快要飽那餓獅的饞吻，立即把長槍盡力的向獅子身上拋去，槍尖直刺進了獅腰。獅着了痛，大吼起來，撥轉身體，又奔向黑人縱過來。不到幾步，太山的繩圈又抽緊了，使他停住。他又回過身來，對着太山，那黑人已抽出毒箭，對他猛射，鑽進皮裏，足有半枝深淺。他受了痛，又停住了。那時太山已把繩子繞在樹幹上，縛住了繩頭，但是他從前有了經驗，恐怕獅牙鋒利，咬斷了繩，便難於制伏，要趁早下手結

果他的性命纔是他。他立即跑到那黑人身旁，從他腰裏刀鞘中，抽出了一把長刀，一面用手招呼他放箭，一面執着刀，三腳兩步的抄到獅子背後，聳身衝到左肩旁邊，用臂緊緊的挽住他的咽喉，舉刀便刺，刀尖直搗獅心。頃刻間，一命嗚呼。太山立了起來，對黑人招了招手。他便走近前來觀看，太山把刀從獅身中抽了出來，送還給他。那時對面村中有許多黑人手裏拿着武器，三三兩兩的跑出來，趕到他們二人身旁，嘴裏噉哩咕嚕的吵個不休，大概都是因為聽見了獅吼聲和黑人的喊聲來探望的。隨後又有許多婦女小孩也追了來，一見了太山，都是目瞪口呆，露出十分詫異的樣子。到得大家聽清了那遇獅的黑人，說明太山怎樣救他的性命，怎樣把獅子殺死的話，都爭先恐後的圍攏來對太山膜拜。末了，他們拉着太山到村上去。有的牽了羊來，有的捧了雞來，有的端了菜來，爭着孝敬太山。太山指他們手裏的兵器，立刻就是長槍呀，盾牌呀，弓呀，箭呀，一大堆放在他面前。那第一個黑人也把那把殺獅的刀，送到他手裏。那時太山要什麼，都可以得到，可見這些野蠻人很有義氣，太山深喜當初不會齒莽，傷害那黑人的性命，所以現

在會受他們的歡迎，就此也見得殺人劫物，不是件好買賣。繼而想到陸可夫這個惡賊，真是罪不容誅，人格比這些黑人要低許多倍哩。要是太山知道陸可夫在那時，正和施小姐口密腹劍的促膝談心，他更要懊惱哩。

第一天晚上，那些蠻人特地開了一個歡迎大會，備了許多野味和土酒，大家圍着一堆柴火，歡呼暢飲。飲到半酣，男女手挽手的跳舞起來。太山在旁觀看，覺得那些蠻人的面貌，都很齊整，不像那斐洲西岸的黑人。男的魁梧奇偉，眉宇間頗帶秀氣。女的活潑玲瓏，也有一種風致。男女都穿戴一種金飾，或是足鐲，或是臂釧。太山心裏很是詫異，就向在他旁邊的一個蠻人要看。那蠻人脫了一隻臂釧下來，就表示願意送他的意思。太山拿在手裏，細細一看，果然是黃金製的。從前他看見的蠻人，不大穿戴金飾，有些穿戴的，也是從歐洲人手裏去的。他想這些蠻人，從那裏得到這許多黃金，這倒是件古怪的事情，就用了許多方法去問他們的詳細，只是問不出來。跳舞完畢，太山就指手畫腳的表示要走的意思。但是他們引他到一個最大的茅屋裏，求他

在裏面休歇。太山要想告訴他們，次日再來的話，但是他們總不明白。末了，他祇好不管他們，舉步向村外走去，弄得他們莫明其妙，猜不出他是什麼意思。太山也是因為從前有過經驗，遇到土村裏都有蛇蟲毒物，夜間出來咬人，並且關閉在土屋中間，令人氣悶難舒，倒不如在樹枝上野宿，自由自在的許多。所以大踏步走到村邊，揀了一株大樹，將身一聳，上了樹枝，瞬息間已隱在樹葉濃密之處。後面黑人追到，見他像猿猴般的上了樹，都驚異得面面相覷，等了一會，不見他下來，就聲喚起來，叫喊了半個鐘頭，毫無影響，也只得罷休，各自回茅屋安歇去了。

次日早晨，太山又回到村中。那些土人見了，手舞足蹈的歡呼，爭着迎接在樹上過宿的怪客。從此太山每日和他們出去打獵。他們看見太山運用各種武器，神出鬼沒的厲害，更加佩服得五體投地。獵得的水牛斑驢羚羊，殺了做食物，得了象，便取下牙來藏好。不多幾時，太山已把他們的語言風俗，學得十有八九，知道這些土人不是吃人的蠻族，並且把吃人看作深惡痛絕的行爲。那第一個遇見的黑人，名叫婆蘇利，告訴他許多從前的歷史。說起他們許多年前怎樣從

北方遷居到這個地方的情形。因為當時遇了擄人的強賊，把他們殺得七零八落，所以衰弱到現在的地步。這班強賊殺人不眨眼，又貪又狠。貪的是象牙。擄了人去販做奴隸，見了他們的男子就殺，見了女子就像牽羊一般，牽了去。他們盡力抵抗了好幾年，但是他們的弓箭刀槍，總敵不過強賊的火器。那時他的父親還是少年，那些亞刺伯強賊又來欺侮他們，幸虧發見得早，會長周華皮便招呼大眾收拾了隨身行李，跟他遠避到南方人跡不到之處，免得受強賊的苦。所以他們依了他的話，帶了行李，和許多象牙，跟着酋長，早行夜宿，櫛風沐雨，走了好幾個月。一路上過了許多森林，爬了許多山嶺，纔來到這個地方。比較起來，這個所在依山傍水，卜居最是相宜。太山使問那些強賊從沒有到過這裏麼。婆蘇利答道，大約一年以前，有一小隊亞刺伯人和孟由馬人，忽然撞到這裏來，幸虧把我們趕走，殺死了許多，祇逃了五六個人。他說話的時候，用右手在左臂上撫摩一隻粗重的金釧。太山因此就想起從前他要盤問的事情，當時因為言語不通，不曾問得明白，以後他把這件事忘了。這時婆蘇利臂上的金光耀着眼睛，觸起了他在文

明社會中所受的教訓，知道黃金是貴重的東西，有了黃金，便有勢力，可以隨心所欲。雖是他和文明社會已經脫離關係，但是貪心未泯，還想做多金的季子。當下點了婆蘇利手臂上的銅問道，這黃金是從那裏來的。那黑人便指着西南方答道，離這裏約有一個多月的路程。太山又問你去過沒有。婆蘇利道，我沒有去過。但是許多年前，在我父親年少的時候，有人去過的。那時的人想要開闢新的地方做住處，所以拚着辛苦，遠出尋覓。有一次遇到一種人，身上都帶着黃金的飾物，槍尖箭頭也是這一樣東西做的，連燒飯的鍋子也是這種黃金。他們住在一個大村裏，屋都是用石砌成的，外面圍着一堵大牆。見了我們的人，不問情由，就惡狠狠的殺將出來，我們的人數很少，自然寡不敵衆，幸而退上一個石山，出死力的守住，不曾吃得大虧。等到天晚，他們就收集人馬進城去了。我們的勇士，在黑暗中下山逃走。路上踏着他們的死屍，就把他們穿戴的金飾，取了下來，星夜趕回這裏，以後不敢再去了。據說那些怪人的皮膚，不像你這樣白的，也不像我這樣黑的，渾身都是有長毛蓋住，好像猩猩一樣，可怕得很。周華皮後來說起，他們還有

些害怕。太山問道，現在這裏的人還有和華皮同到那裏去，見過那些怪人的麼。婆蘇利道，現在我們的會長華齊利同他去的。他就是周華皮的兒子，那時他的年紀還很輕哩。

那天晚上，太山見了華齊利，就細問他年輕時遇見那些怪人的情形。華齊利就說路還雖是遙遠，但是不難尋找，他還記得很清楚的。他道，當時我們循着村外一條河流，逆流而上，走了十天，到一個高山上邊，就是這條河發源的地方。第二天我們爬過山頭，又找見一條水流，跟着下去，穿過許多森林，水流愈變愈闊，到末了，漲成一條大河。我們只是沿着他走，希望可以尋着平坦的地方，那知過了山頭，走了二十天，又是高山迎面而來。我們就想到山頂去看看，爬到將近山頂，發見了一個小山洞，我還記得在那裏過了宿，覺得在高山上面，氣候很冷。第二天我們決定到山頂上去望那邊是怎樣的地方，如果不比現在我們所住的地方好些，就想回到這裏，報告守在家裏的人了。所以我們攀藤附葛，登上山巔，向那邊一望，就見在山谷之外，有一個村落，都是些石屋。有的已是牆倒垣傾，像是多年前的建築，以後的事情，和婆蘇利所述的一樣了。太

山道，我很想到那裏去見識見識你所說的那個異域，再取些他們所用的黃金器具回來。華齊利道，我現在已是年邁，一時也受不來這樣的辛苦。你如果一定要去呢，須等雨季過去，河流的水平了，路上也好走些，讓我帶了手下的勇士，陪你同去。太山的意思恨不立刻就動身前去，不過華齊利既這樣說，只得耐定性子，依他的話等着同行。

隔了一天，有一隊到南方去打獵的人，回來說十幾里外面有一大羣的象，他們爬在樹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內中有許多隻的牙，長得很長很粗，很值得齊集了人，出去獵取的。當晚大家預備弓箭刀槍，準備次日出發。到了天色微明，全村的人都已起來，會集在一個場上，縱跳叫囂，鬧了一會。五十個彪形大漢，手執長槍，背負弓箭，聚攏來發一聲喊，向村外疾走。太山也雜在他們裏面，裝束也是一樣，不過皮膚的顏色是紫紫色，不是漆黑的，除了這個，他就和他們絲毫無二。說的是他們的土話，跳的是他們的蠻舞，那裏像是曾經在巴黎社會中穿着燕尾服，和珠圍翠繞的美人款談跳舞的太山。就是他自己有時想到達拿見了他現在的樣子，也覺十分好笑。不

過他，看了巴黎人受着種種的束縛，起居行動，很不自由，可憐得很，完全是害在文明的虛名上面，倒不如他這樣逍遙快樂哩。

走了兩點鐘光景，他們已經到了前一天尋見象羣的地方，就在地方察看他們的蹤跡，順着追去。又行了半點鐘，太山先舉起手來招呼同來的人慢慢前進，因為他已聞着象的氣味，一定就在前面不遠。那些黑人還有些不信他的話。太山道：跟了我來，就知道我的話不差了。他聳身上樹，一會兒爬到樹頂。一個黑人也跟着他上樹，不過爬得很慢很小心，等到靠近太山身旁，太山就用指頭向南方點給他看。果然在數百碼外亂草叢中，露出許多黑背，在那裏擺動。樹下的黑人看着他所指的方向，立即出發。樹上的那個黑人，也急急下來，追上前去。太山就在樹上穿枝分葉的跟着。

野象本來是不容易獵取的，若是單靠弓箭刀槍，更是危險。太山知道沒有幾種蠻人，能有這種膽量，幹這件事。現在這華齊利種人，竟敢冒險出獵，可算得難能可貴，太山心中也覺十分榮

耀。因爲他現在把自己當做他們的一家人了。那些黑人在下面排成半圓形，彎着身子，放輕脚步，悄悄的上前。不多一會，他們望見了那羣大象，看中了兩隻雙牙粗長的巨獸，發一個暗號，五十個人同時立了起來，把長槍對準他們，齊拋過去。一槍都不會落空，端端正正的刺入兩隻象的肉裏。一隻象胸口受了兩槍，穿破心房，立即滾在地上不動了。那一隻正對着獵人立定，槍尖不會打進胸口，身上着了許多槍，受了痛苦，狂怒起來，放聲大叫，把他的小眼向四面看是那裏來的仇敵。可是那些黑人，早已隱身退入林子去了。那隻狂象聽見他們的脚步響聲，就跟着聲音追來。事有湊巧，婆蘇利正在他的前面拚命的跑。無奈他的兩條腿，再也跑不快，後面的象越追越近。太山在近邊一顆樹上，看着婆蘇利，知道他的性命就在頃刻。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放聲大喊，對着但都奔去，希望他聞聲停步。那知但都理也不理，只是向着婆蘇利直追。太山一想，除了將但都的去路擋住，沒有第二個法子好救婆蘇利了，他手裏挺着長槍，一箭步衝到但都面前立住。但都忽然看見一個東西擋住去路，好像是從天上飛下來的，略呆了一呆，隨即把頭

一低，衝將過來。那知太山更比他快，已經跳開，趁勢在他肩後，就是一槍，直刺心窩。一霎時間，都倒在地，一命嗚呼。婆蘇利還是在前面狂奔，不會覺得太山怎樣救他的性命。但是老酋長華齊利和好幾個別的人，在林子裏遠遠的看見這個情形，望着大象翻倒，就同聲歡呼，齊向太山走來。太山忽然間跳到象屍上面，仰天大嘯。嚇得那些黑人倒退下去，疑心是遇了兇惡的大猩猩，這是他們最怕的東西，比遇了獅子還要怕。太山嘯完，復了原狀，笑着用手招他們上前。他們纔慢慢的圍攏來，和太山說話，但是心裏究竟不明白太山怎樣會有這種神力。說是怪罷，平常又和他們一樣，祇不過皮膚的顏色不同些，說是人罷，他又會在樹上跳來跳去，和猿猴一樣，並且喉中會發出這樣的怪聲，弄得他們驚疑不定。

其餘的人都聽見了這嘯聲，跟尋到一處來了。商量了一會，預備再前進追獵其餘的象，但是走了不到一百碼，忽聽得遼遠傳來必拍的聲音。大家奇怪起來，立定了細聽。太山道，這是火槍的聲音。我們村裏受了攻擊了。華齊利道，不好了。我們快些回去。亞刺伯強賊又帶了吃人的奴

隸來搶我們的象牙和婦女了。

第十六章 妙計

華齊利人聽了槍聲，異常惶急，忽忽忙忙的尋路穿林，回到本村去，探望到底是怎樣的情形。走了好幾分鐘，槍聲已是斷斷續續，不像起先那樣連珠的響，到後來就完全停止了。他們知道凶多吉少，一定村裏的人已吃了大虧，被敵人得了全勝，再沒有人在那裏抵抗他們了。再走了七八里光景，前面一羣老幼婦女，迎將上來，一望就知道是從村裏逃出來的，見了面都爭着向酋長訴苦。哭的哭，喊的喊，半晌纔說明白了村中遇難的情形。內中一個女子哀聲道，我們看見的敵人多得和樹上的葉子一樣。有許多是亞刺伯人，最多的是孟由馬人，手裏都拿着火槍，對着我們亂放。他們來得很快，等到我們知道，他們已經進村，見人便殺，嘴裏還喊你們往那裏去，今日休想逃命，去年的仇恨，今番要報了，不殺盡你們決不甘心。看他們的意思，不想把我們活

囚起來。我幸虧跑得快，逃了性命。

會長知道敵人是大隊來的，要趕去救援，已是來不及，祇好想法報仇了。再走一里多路，又遇到百來個難民，內中有許多男子，合併起來，聲勢又壯了許多。華齊利打發了十二個壯漢，前去探聽敵人的舉動，吩咐他們小心察看，自己帶了大隊，在林子裏散開，悄悄進行。太山陪着會長同走，不多一會，一個偵諜回來報告，說在村外探望，不見一個敵人，大概他們都在村柵裏了。華齊利道，好極，我們趁此襲擊他們，殺他一個乾淨。說完，就發令出去，叫他的手下人快些進行，到村外林子邊會齊，聽他號令，併力上前攻打。太山忙止住道，且慢，就算敵人祇有五十枝槍，已很够把我們殺退了。況且還不止此數呢。讓我去，在樹上居高臨下，窺探一會，看他們到底有多少實力，我們攻打起來，有沒有取勝的機會。若是沒有希望可以操得勝算，我們何必白送許多性命。我倒還有好的計策，可以使他們片甲不回，請你不必性急。那會長答道，好的，你趕快去罷。太山就一聳上了樹，忽忽的向土村如飛而去。一路上分外小心，因為他知道槍彈打到樹上，和

打平地上的東西一樣容易。若是給敵人看見了，就有很大的危險。所以他只揀着枝繁葉茂的大樹，隱了身子，悄悄向前。過了五分鐘，他已到了靠村一顆大樹上，從上面望下去，看得十分真切。細數亞刺伯人有五十個，孟由馬人很多，數不清楚，約有二三百個，都在那裏狼吞虎嚥的大嚼。太山看了一回，知道他們都身上帶着火器。華齊利人只有弓箭刀槍，那裏是他們的對手。若說是野戰呢，到得短兵相接，還好有些希望，現在他們守住村莊，決計攻不進去的。打定主意，回去勸華齊利會長，不要輕舉妄動，還是施用他的妙計，倒可操得勝算。但是到得太山回到會長面前，看見他已在那裏調動手下的，預備上前攻擊了。原來那時有人探明會長的妻子，被敵人殺死的慘狀，回去報告了會長。他登時怒不可遏，恨不立把敵人殺盡。太山看了這個情形，料想阻擋不住，祇好跟着他們百來個人，搖槍吶喊，像一羣瘋人似的，對着村莊直衝過去。他們剛走到村前一片平地的中心，亞刺伯人已往村柵背後開槍了。槍聲未絕，華齊利會長已倒在地，上不動了。其餘的人見首領已死，壯氣已挫了許多，再是一陣槍聲，又有六七個人倒地。那些走

近村的人都陸陸續續的倒了。後面的人明知送死無益，就撥轉身子向林子裏四散奔逃。那時村中的強賊一湧而出，追將過來。太山仍落在後面，招呼敗下來的人散入樹林裏去，不要聚在一起，且等到天晚，大家約齊在前面獵象的地方相會，商議以後抵敵的方法。

太山跑進林子，便聳身上樹，飛也似的抄到村子背後，在一顆高樹上，向下面張望。但見許多華齊利人綑在地上，祇有一個孟由馬人看守他們。其餘的亞刺伯人和孟由馬人都已出去追殺華齊利人了。太山趁那看守人正在村門口對着林子瞭望的時候，輕輕從樹上落在後村地上，用手拽滿了弓，把箭搭在弦上，放輕脚步，趕到那人背後，相隔不過十步，便應的一箭，對準他的背心放去，直穿過他的前胸，箭頭刺出將近一尺，那人應聲倒地。四五十個華齊利人在旁邊地上看見了，正在驚疑不定，太山已到他們面前，取刀割斷他們身上的繩子。他們自然是喜出望外。內中大半是婦女幼孩，從地上爬了起來。太山催着跟他快走，又把那守兵身上的子彈解了下來，取了槍，引着衆人，出村向林中躲避。無奈這羣人有些受了傷，有些帶了小孩，不能走快，

一步一跌的挨到林中。太山指點他們逃生的方向，各自前去，到約定的地方相會。他們就哀求太山帶引同走。太山無法，祇得緩步在前引路，留心槍聲來的地方避遠了。料想那些亞刺伯賊人還在村前林中搜殺，一時不會發見村裏的情形。到得天黑，槍聲纔完全停止。太山就想賊人回到村中，看見守兵死在地上，俘虜都已不知去向，一定要又驚又氣。可惜他不曾會把村中的金器和象牙，都席捲了出來，氣得他們一個半死。好在他已想到了了一個很好的計劃，不愁他們插翅飛去。

太山帶了這一羣土人，走到夜半，看見前面林子中間有了火光，便知是獵象的地方，土人已聚了起來舉火取熱。太山先發聲呼喊，給他們知道是夥伴來了，不至於大起恐慌。那些土人聽了聲音，都迎上前來，會見了這許多從死神手中逃出來的親友，好不快活，忙着割取象肉，送給他們充饑。吃完了，大家圍着火，互相把日裏的事情告訴一番。太山催着他們快些休息，預備第二日好有精神幹事，可是那些婦女聽了他們的丈夫子女怎樣受了敵人的毒手，都嚎啕大哭，

鬧得一個不休，在旁邊的人那裏還會入夢。幸虧太山對他們說，你們再不安靜，恐怕驚動了敵人，追來殘殺，就沒有性命了。他們經這一嚇，纔平靖下去，沒有聲息了。

天色微明，太山就起來，招呼一班壯漢，聚攏來告訴他們怎樣的對付敵人。他們聽了都點頭稱善，情願依計而行，好替他們的死友報仇。太山又命二十幾個年老的戰士，保護着婦女幼孩，向南遠避，遇着依山傍水的地方，暫時紮起營帳來住下，聽候消息。他預料敵人不是幾天裏頭會退走的，敵人不退，那些精壯決不會有工夫來照顧他們，所以打發他們向南避去。太山分派已畢，就領了精壯向村莊進發。到紅日高出地平線上的時候，已在村外悄悄的散開，隱在村邊樹木中間，陸續上樹。原來太山預先揀了頂好的穿楊箭手，叮囑他們爬上村邊的大樹，將身子隱在枝葉密處，看準村柵裏面的敵人，乘他不備就放箭，放了箭就躲到樹後，不要再放。那些箭手依計進行，所以村柵裏的孟由馬人，同時被箭刺傷跌倒的有好幾個。一時間村裏的人都不明白是什麼道理，照他們從前的經驗，華齊利人總是搖槍吶喊的前來挑戰，從沒有偷偷掩掩

的襲攻，這次倒上了當，不曾防備着，白送了好幾個人的性命。亞刺伯人憤怒異常，就領了些孟由馬人，衝出村門來迎敵。那知四面瞭望，不見一個人影，心中很是驚疑。大家立定了，指手劃脚的商量搜尋的方法。正在紛亂的時候，又是一個亞刺伯人忽然倒地，不偏不倚的一箭穿心而死。他們只當那箭是對面來的，就向場前奔去，豈知又有有人在背後中箭倒地了，弄得他們捉摸不定是那一方來的箭。到末了，他們決定到樹林裏去搜尋，但是也是毫無結果，因為華齊利人早已躲到別處去了。

在樹林高處枝葉繁密的地方，隱着人猿太山，留心底下走的人。有時在前面走的一個孟由馬人，橫在地上，有時在後面走的一個亞刺伯人，睡在泥裏，總是一樣的中箭身亡。不到兩點鐘，孟由馬人嚇得魂飛魄散，疑神疑怪起來，都說華齊利人決不會有這種本領，並且尋來尋去，始終不見他們的影子，煞是奇怪得可怕，祇得向村中躲避。不過到了村中，也是一樣的不安穩，那無情的冷箭，祇是颼颼的索命。孟由馬人沒了主意，就向亞刺伯人要求退出這個危險的地方。

亞刺伯人心裏捨不下這些重價的象牙，若是帶着走，又怕路上更不妥當，要被敵人奪去，想來想去，決計教他們藏避在土屋中不要出來，便可免受冷箭之害。不一會，村裏的人都擠進土屋裏去了。太山在樹頂看定亞刺伯人鑽進去的屋子，就爬到靠近的樹枝上，舉起長槍，使盡生平的氣力，向茅草蓋的屋頂上擲下去。只聽得阿呀一聲叫痛，知道刺中了人，撥身就向樹林中去。會華齊利戰士去了。他的意思不過是要落亞刺伯人的膽，讓他們知道沒有一個地方是安穩住得的罷了。

太山收集了手下的戰士，退下三里，安營飽餐。一面還差了偵諜去探聽敵人的行動，果然沒有追兵。太山檢點人丁一個都不少，並且都不曾受着一些傷，約計敵兵的損失，倒有二十多人。大家十分高興。於是又有一個華齊利人說，趁此機會衝上前去，正好把他們殺一個全軍覆沒，豈不爽快。同時有許多人和着。太山厲聲道，你們休要胡鬧。我不是已經指點了你們抵敵的方。法麼。今天早晨的成績，像這樣的好，比較你們昨天那種有勇無謀的做法，究竟怎樣。你們還不

明白，再想拿自己做槍彈的靶子，真是不知好歹。你們若不聽我的命令，依我的計劃，我就沒有別的法子，只有離開你們，回到我自己的地方去了。華齊利人聽他要走，急得連忙苦求，請他不要動氣，以後一定惟命是聽了。太山道，既是這樣，我們現在且回到昨夜過宿的地方去休息。我還有一個計策，教那些亞刺伯人知道我們的厲害，不敢久戀在這裏。你們不用着急，我自道理。今天且讓他們暫時安穩過去，你們跟着我向南去罷。

太山領了衆人，回到上一日住宿的地方，拾些枯枝，生了火，做了晚餐，飽吃了一頓，到天黑便睡。太山睡到半夜，醒了便起來，悄悄的穿林面去。過了一點多鐘，他到了村莊前面的場上，望見村柵裏有一堆柴火，熊熊的燒着。他便輕輕的爬到村門口，再仔細一看，見一個孟由馬人，坐在火旁守夜。他即繞到後面，聳身上樹，爬到靠近那人背後的一顆樹上，拈弓搭箭要放，只是火光耀着眼，看不準，恐怕射他不死，倒反驚動了其餘的人，更不好下手，立即改了主意，把帶來的弓箭繩槍，都放在樹柵上，單拿了把刀，從樹上輕輕落到地上，飛步向那人後背奔去。相隔兩步光

景，正要舉刀刺入那人的背心，那人好像忽然驚醒，跳了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章分解。

第十七章 登極

那孟由馬人跳起來，轉身見太山手拿着刀，立在他面前，登時嚇得目定口呆，忘記了自己手中的槍，一心只想逃走，豈知禍已臨頭，一轉眼，太山已用鋼鐵般的手，勒住他的咽喉，使他不能聲喊，拖倒在地。饒他怎樣掙扎，總是不放。不消一刻工夫，那人眼珠突起，舌頭拖出，面色青紫，氣絕歸陰，不能動彈了。太山就提起他的屍身，搭在肩上，拾了他的槍，走到村後，上了樹，把死屍藏在枝葉陰密的地方，先把他身上的子彈袋取了下來，再把他所帶的有用的東西都剝下，一一安放妥當。再取了槍，爬上一個樹枝，對着亞刺伯人所住的茅屋，舉槍就放。槍聲纔絕，屋內有人狂呼救命。太山心中暗喜，又打着了人。停了片刻，孟由馬人亞刺伯人一窩蜂似的，從茅屋中擁出來，四下找尋，不見什麼動靜，又想起了日間奇奇怪怪可怕的情形，都有些恐慌，疑心放槍

的，不是尋常的人。再查詢守夜的人，又不知去向，更加害怕起來，便拿起槍，對着村前黑暗裏頭，亂放了一會，好像這樣就可以壯膽的。太山也趁這個忙亂的機會，又放了一槍。一人應聲倒地。在旁的同伴走近一看，嚇得渾身發抖，益發想是鬼物弄人。一羣孟由馬人也顧不得亞刺伯人的命令，都想向林子裏四散逃奔，好像村子裏有了吃人的東西，不敢停留片刻。過了多時，他們看見再沒有人倒地，才安了心，以爲兇神已退，不再來取他們的性命。豈知太山又在半空放開喉嚨，發出一種淒慘的怪聲。等到衆人昂起頭來，向上注視，太山就舉起那守夜人的死屍，輕輕的向前拋出，對着衆人頭上飛來。大家都當他是什麼兇惡的飛怪，下來吃人了，急得沒命的拔腳逃避。有些跑得慢些，被人推倒在地，絆翻了，後面的人自相踐踏起來。有些爬過了村柵，向村外亂跑。沒有一個人敢回頭看是什麼東西。但是太山猜到他們，不久就要發見地上是他們同伴的屍體，發見之後，他們一定不肯干休，要用槍向樹上亂放，不如趁早避開，隨即悄悄的一溜煙向南回到華齊利人營中去了。

一個亞刺伯人跑了一會，回過頭去，望那樹上飛下來的東西，伏着不動。略等了一等，看見他依然不動，便輕輕爬上前去。仔細一看，像是個人形，膽就壯了許多。再近前一看，纔認出是守夜的孟由馬人軟灘在地上。他放聲呼喊衆人回來。不一會，一羣人都聚了攏來。有人就說這一定是敵人從樹上拋下來的，趕快放槍。大家立刻舉起槍來，對着近邊的樹上，連珠的放。幸虧太山早已見機遠颺，不然，就不免要做衆槍之的了。後來有人想到地上的孟由馬人，就把他翻過，細細的驗看一番，但見喉間紫腫，有許多很大的指印，餘外沒有一些傷痕，他們纔知道他是怎樣死的。大家驚惶得一籌莫展，知道在這個地方沒有一處可以避得危險，但是想不出和他們作對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孟由馬人以爲這樣無影無蹤的兇敵，定是鬼怪。亞刺伯人雖是不很相信，却也說不出別的理由。弄得孟由馬人都不敢住在村裏，想要立刻拔隊出村。那時已有五六十個膽小的，已躲到村外，伏在地上。亞刺伯人也無可奈何，只得允許等天明動身回去。孟由馬人本是亞刺伯人的奴隸，所以見他們很怕，不過這次遇了比主人更兇惡的鬼怪，就不肯帖服。

了。

翌日清早，太山領了華齊利人，預備再照昨日的辦法對待敵人。走到近村，看見許多孟由馬人背着象牙，從村裏出來。太山暗笑他們白白的辛苦，將來還是要送回來的。繼而看見許多人，手裏拿着火把，像要動手放火的樣子。太山一想村莊如被他們燒燬，倒是很大的損失。就立刻爬到離村一百碼遠的樹上，對着村裏，用亞刺伯話大聲喊，不許放火，放了火，休想留得性命，連喊了十多次，孟由馬人真有些害怕，猶豫起來。內中就有一個，先拿火把拋在地上。其餘的人正要學他的樣，一個亞刺伯人拿着木棍，對他亂打，趕他們向茅屋走去。太山見那人逼着孟由馬人放火，就把身子立穩在一個樹枝上面，舉起槍來，對準那人施放。那人應聲倒地。孟由馬人見了，立即放下火把，向村外狂奔。其餘的亞刺伯人起先還用槍威嚇他們，後來看見勢頭不妙，恐怕激變，也就罷了。不過心裏恨得咬牙切齒，但望將來再有機會，把華齊利人屠殺得一個不留，在當時，祇想把那樹上發喊的人打死。但是細望了一會，不見蹤影。他們就把槍對了太山所立

的那顆樹上，不住的放，依然沒有效果。原來太山早已料到他們要放槍，先跑到一百碼外的樹上藏着，偷看他們的舉動。所以亞刺伯人空費了許多子彈。太山想亞刺伯人很是狡猾，索性開他們的頑笑，作弄作弄他們，也是快心的事。便又放聲喊道，留下象牙，不許帶走，死人要象牙是沒有用的。連喊了幾聲，有些孟由馬人又要把背上的象牙卸下來。但是那貪得無厭的亞刺伯人，那裏肯依，怒得狂叫惡罵，用槍尖指着孟由馬人，看見卸下象牙的人，就開槍打死。原來孟由馬人肩上所帶的象牙，價值百萬，亞刺伯人自然捨不得丟下，只是催着快走。全隊的人浩浩蕩蕩，出了華齊利村，向北進發，在大森林中，取路回康戈北面的地方去。可是太山已令華齊利戰士沿路埋伏。等到他們經過，不是箭，就是槍，從旁邊射出，或是中了亞刺伯人，或是刺了孟由馬人，沒有虛發的。華齊利人只是抄小路趕到前面等着，沒有一次給他們看見放箭的發槍的是什麼樣人，所以不傷一人。就使敵人提心吊膽，時刻怕自己的性命不保。亞刺伯人感受了很大的困難，去壓制那般運象牙的奴隸。到了晚上，揀了近水流的地方安營。守夜的人，十有八九是

被槍子索了命去。所以誰輪着了，就和宣告了死刑一樣。弄得孟由馬人叫苦連天。照這樣日裏中箭受槍，夜裏睡夢不穩，行了三天。到第四天早晨，有兩個孟由馬人不聽命令，被亞刺伯人推出槍斃。其餘的人纔勉強強背起了萬惡的賊物，向前進行。但是樹林中又起了喊聲，很清楚的命令他們道。今天你們若不把象牙留下，你們孟由馬黑狗，休想再有性命。快把你們的惡主人殺死了，就不受他們的壓制了。你們手裏的槍，要他做什麼呢。快殺亞刺伯人，我們就不傷害你們了。你們可以安安穩穩的回家鄉去，豈不好麼。快把象牙放下來。反抗你們的主人。我們也會助你們一臂之力。否則你們性命難逃。孟由馬人聽了，都面面相覷。亞刺伯人本來祇剩得三十多人，奴隸倒有一百五十多人，並且都有火器，反抗起來，衆寡不敵。亞刺伯人看了這個情形，都驚得面如土色，眼不轉睛的對着黑人注視，大家攢聚在一起。會長就下令催着動身，一面說，一面舉起槍來威嚇。那知一轉眼，孟由馬人都丟了象牙，取槍向他們對射，把他們圍了起來，子彈橫飛像暴雨一般。他們那裏禁得起，不到十分鐘，已都屍橫地上了。

太山等槍聲停止，又向孟由馬人喊道，快把我們的象牙送回原處，我們決不加害。孟由馬人聽了，有些猶豫，恐怕吃前三日一樣的苦。於是交頭接耳，商量了許久。一個人對了森林大聲喊道，我們可以把象牙送還原處，但是怕受你們的欺。太山道，祇要你們聽我的話，我可保住不傷害你們。橫豎你們抵抗不得，還是依了我的好。那人便問你這講亞刺伯話的是什麼人，讓我們見一見面，我們再依你的話。太山就從林子裏走了出來，嘴裏一面喊太山在此。那些孟由馬人看見他是個白人，就嚇了一跳。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白種的蠻人。再看他身量高大，一副威風凜凜的神氣，又是納罕，又是懼怕。太山道，你們不用害怕。只要依我的話，把象牙送回我們的村裏，就可太平無事。若道半個不字，你們也走不遠的。孟由馬人嘗夠了前三日的滋味，知道還是答應了，或者還有生路。就仍舊背了象牙，取原路向華齊利村進行。到第三日上，他們又回到村前。太山早已通知一羣在南方避難的華齊利人回來，所以已在村外接候。仇人相見，幾乎又打將起來。好容易太山上前喝住，說明他有言在先，應許孟由馬人把搶去的東西送還，決不難

爲他們，并且他們也是受了亞刺伯人的指使，並非存心要和華齊利人爲仇，現在他們已把亞刺伯人殺盡，可算是替華齊利人報了宿仇。華齊利人受了這一番開導，也就心平氣和，讓孟由馬人入村安歇了。

那天晚上，華齊利人開了一個慶祝大會。一則紀念這一次的勝利。二則推舉新會長。因爲自從老會長華齊利遇害之後，不曾正式舉出繼任的人。一向是太山指揮戰事，他們暗中承認了他是臨時司令，看他足智多謀，大家也心悅誠服，更不願在戰事得手的時候，另尋主將。後來果然轉敗爲勝，比較老會長的有勇無謀，要好得許多。論功行賞，自然要算太山一人的功勞最大。現在太平無事，不可一日無君。所以一班猛士，圍着一堆柴火，坐下討論大計。婆蘇利首先發言道，老會長華齊利已死，又無子嗣可立。祇有在我們當中擁戴一個有才能的人出來，繼續爲君的法子。據我看來，只有一個人是我們的真主子。沒有他的智謀，我們也不會有今日。說他的武力呢，又能搏獅鬪象。放着這樣一個文武兼全的人，不去擁戴，還擁戴誰呢。想來你們大家都贊

成我的意思，說完，就立起身來，手執長槍，彎着身子，唱着勸進蠻歌，繞了太山的身狂跳。其餘的人也都在陸續加入，表示承認太山爲王的意思。婦女也聚攏來，坐在圈子外面，有的手裏拿着皮鼓，敲成蠻調，有的拍着手助興，合唱華齊利勸進歌。太山坐在圈子中心，聽他們高呼華齊利萬歲。原來華齊利人，就拿族名做尊號的。那些勸進的人，越跳越是高興，歌聲鼓聲喊聲鬧得震天價響。這種盛典，本來不是容易遇着，所以男男女女都像發了狂似的。太山等他們跳完，自己也立了起來，拾了槍，在當中亂舞亂跳，完全和蠻人一樣。比較當初做美猴王的時候，更是快樂。那時達拿若在面前，一定認不出他是法國政府特派的查辦員，只當他是真正的蠻王。那時倭借若在面前，決不相信他就是數日前和他握手談心，風度翩翩的美少年，只當他是生長蠻邦，不會見過文明社會的酋長。那時琴痕若在面前，不知他還願意不願意脈脈含情的當他是心愛的人。那時英國上議院裏的一班公侯若見他頭戴草圈，腰圍彩帶，決不承認他是灰石爵士。無論怎樣，太山的確是南面王，也由臣民愛戴，順天承命，應運而登大寶的，倒不似那些竊據一方，

僭稱帝號的草頭王，有名無實啊。

第十八章 絕糧

琴痕卜德在小船上醒轉來，張目四望，不見了其餘的船隻，驚惶萬分，猜想他們大概都做了大西洋裏的怨鬼，迴想到自己，也是一樣的毫無希望，遲早是要步他們的後塵，心如刀割。同船的幾個人也有蜷伏在船底的，也有直躺在艙板上的，都是呼呼好睡。恐怕還做着好夢，一些不覺得自己身處危境哩。過了一會，格萊頓也醒了。起先還當是安臥在大船上，一時不悟身在何處，不記隔晚遇着何事。末了張開眼睛，看見一片青天，纔慢慢的明白起來。見了琴痕，便喊道，琴痕，多謝上天，我們不會相失。琴痕懶洋洋的舉手指着地平線道，你看我們這些朋友那裏去了。格萊頓向四周一望，驚道，他們那裏去了呢。昨夜我明明在大船沈下之後，還看見他們的。夜來又不曾有什麼風浪，決計不會翻下去的。他隨即喚醒了其餘的人，問問夜來的情形。有一個

水手答道，小船散開了，勝似聚在一起。好在各船準備了糧食，可以各不相謀。況且在海面上散開，遇着經過的船隻，發聲求救的機會，要比聚在一處多了幾倍。有一隻船遇了救，還怕他們不想到救大家麼。所以用不着格外驚慌。各人聽了，都覺得他的話確有道理，因此安心了許多。不過一波纔平，一波又起。正在準備向東駛去，找尋陸地，忽然發見船上的槳，一枝多沒有了。大概是打槳的水手粗心，在夜裏打盹的時候，不曾把兩枝槳放牢，滑下水去了。這一驚非同小可，三個水手就互相埋怨起來，幾乎鬧得動武。幸虧格萊頓用好言勸解，纔算平復了。不一會，褚朗又說英國人都蠢笨如牛，水手更是沒有靈性。怒觸了一個水手，相罵起來。幸虧內中一個名叫托金的，出來勸解道，大家不要開口了，白費許多唇舌，有什麼好處。到了這個地步，還爭什麼閒氣。只要大家遇着救星，一樣的好有性命，要是遇不到救星，橫豎是一個死，怨也只好怨自己。現在我想還是拿些東西出來，吃飽了肚是要緊的。褚朗道，我也很贊成你的話。就對一個水手叫惠生的說，你去拿兩個罐頭食物過來。惠生恨聲道，你自己不生手麼。你是什麼人，這樣大模大樣

的使喚人，誰受你的使喚。像你這種洋鬼，也配擺出臭架子來欺我麼。格萊頓知道這種下流人，不是好惹的，便親自去拿出來。水手又惱格萊頓和褚朗不懷好意，要搶好的東西，自己受用。琴痕看了這個情形，心中憤怒異常，想到以後難受的日子，不知還有多少，恐怕等不到救星，就要自相殘殺起來。便開言道，船上總得有一個頭領纔好。我們遭遇了這樣不幸的事，坐着一隻孤船，在一片汪洋的大海，隨波漂泊，生死還不知道。大家都是一樣的苦命，何必再要吵吵鬧鬧，添出許多不相干的氣惱來，弄得苦上加苦。據我看來，你們應得推出一個人來做主。推定之後，大家都服從他。這樣纔可以維持秩序哩。琴痕本來不想開口，因為他先以為格萊頓是受過教育的男子，遇到這種緊要關頭，應當可以想出什麼善後的辦法來，解決種種困難。無奈等了多時，格萊頓還是毫無主張，一言不發，由他們吵個不休。後來那些水手，不許他開罐頭食物，他便讓他們奪了過去，也不說什麼，琴痕有些看不過了。

琴痕發言之後，衆人安靜了許多。末了決定把兩壺清水，四罐食物，分作兩份。一份歸三個水

手，一份歸三個客人。公平分派，免得爭執。其餘的東西，都照樣的平分。那些水手拿着一罐食物，急忙忙的開出來吃。豈知纔開了一半，三個人同聲的咒罵起來。格萊頓忙問是什麼事情。那第三個水手名叫史丕頭急聲道，該死的事情。真正該死。這一罐盛滿的，那裏是食物。不知是那一個混賬東西，尋老子的開心，把煤油當作食物，放在裏頭。格萊頓聽說，便和褚朗連忙取了分給自己的罐子，開出來看。豈知也是一樣的東西。四個開完了，都是煤油，沒有一些食物在船上。大家已是饑腸轆轆，到了知道這個情形，更加覺得饑餓難熬。托金道，沒有食物，要比沒有水好些。口渴更是難過哩。若是餓得沒法可施的時候，我們還可以把我們的鞋子脫下來，咬兩口牛皮嚼嚼。若是沒有水止渴，那就不得了。幸虧我們還有水好喝。惠生不等他說完，已把水壺的塞拔去了。史丕頭拿了一隻馬口鐵杯，湊上去等他倒出來。惠生提起壺來，慢慢的倒。那知下來的不是清水，是黑色的乾粉。惠生放下了壺，仔細向杯中一看，驚恐得啞口無言。史卽向衆人道，壺裏裝的是火藥，不是水。褚朗也把他身旁的壺開看，果然是火藥，便惡狠狠的喊道，豈有此理。飲料

是火藥，食物是煤油。最好也沒有了。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第一天就絕了飲食。各人都有了
一樣的心事，恐怕多說了話，耗損精神，所以大家默坐，鴉雀無聲，不似起先的那樣唇槍舌劍的
惡鬪了。

過了數日，那些水手餓急了，把身上所有的皮件解下來充饑。格萊頓極力勸他們不吞吃這
種東西，傷了胃益發難過，他們那裏肯依，連皮鞋都割開了，一塊塊的吞了下去。果然隔了一天，
水手都喊心痛，其實是皮件在胃裏作梗，三個客人連日不曾吃着什麼，也是軟癱無力。兩眼只
是看着地平線上，盼望有船隻經過，望到眼珠十分疼痛，還不見帆影，便倒下打盹。醒來聽着三
個水手呻吟叫苦，心中好不悽慘。最苦的時候是被那酷烈的炎陽，照在身上，炙得火一般熱，嘴
裏沒有一些津液，舌腫唇焦，連眼淚都哭不出來，但求速死，再沒有別的希望了。

到第七日上，托金奄奄一息不動了。臨終的時候，手脚抽動起來，面目已是浮腫得不成樣子，
眼睛睜圓了不閉。望着煞是可怕。琴痕就喚格萊頓想法把他的屍身拋在海裏。格極力撐了起

來，爬到屍身旁邊。那兩個水手還不明白他去做什麼，都睜圓了眼看他。格把屍身慢慢的推到船邊，已是氣喘吁吁，筋疲力盡。格就向惠生道，請你助我一臂之力，把他拋下海去。惠生含怒道，你要把他拋下海去做什麼。格道，天氣很熱，到了明天，太陽曬了，更是不好。不如趁早送他入海。遲了，恐怕我們就沒有這個力量了。惠生道，留在這裏，我們等不到明天，就要用他了。格聽了，先還不懂他是什麼意思，想了一想，知道他要把死屍留下來，一定不懷好意。便道，你難道肯忍心到這樣麼。惠生道，爲什麼不忍呢。一個人自己的性命，總是要的。他已是死了，有什麼要緊。格萊頓不理他，回過頭去喚褚朗快來幫忙。惠生還想爬起來阻擋，幸虧史丕頭不贊成他的意思，把他拖住。他也明知寡不敵衆，只好望着他們把托金的屍身推下大西洋裏去了。但是那一天惠生的眼睛，始終注射在格萊頓面上，好似狂人一樣。到了天色黑暗，他就嘴裏嚙哩咕嚕的不知說些什麼，忽而笑，忽而哭。嚇得格萊頓不敢安臥。但是日間出了力，磕睡蟲只是尋他，雖是勉強支持了點把鐘，到底還被磕睡蟲得了勝，呼呼睡去。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忽然被一種聲音驚醒，

張目一看，月色滿天。前面惠生悄悄的向他身邊爬來，張大了嘴，舌頭拖在外面。同時琴痕也被他驚醒了，張眼看見面前這種可怕的景象，不由不驚叫起來。惠生頭也不回，撲到格萊頓身上，尋他的咽喉，像野獸一樣，想用口去咬。格盡力抵抗，不會給他咬着。那時褚躬和史丕頭也被琴痕叫醒了，都爬過來救援。合了三個人的力量，方把那瘋人制住，推到船底裏去，他就躺在那裏，胡言亂道，呵呵狂笑了五分鐘光景，忽然狂叫一聲，立了起來，將身跳入海中，頃刻不見了。船上四個人面面相覷，驚惶得有氣無力，身體都軟癱了。史丕頭傷心起來，嚎啕大哭。琴痕只是祈禱神明。格萊頓低聲咒罵。褚朗用手搔着頭，深思默想。到了次日早晨，褚就把夜間想定的主意說出來了。他向格史二人商量道：你們二位知道這一兩天裏頭再遇不到救星，就不免要做大西洋面上的餓鬼了。然而照這一星期中的情形看來，不要說是看不見船影，連煙囪裏的黑煙，都不會望見一道。恐怕是難有希望了。現在我們餓到這個樣子，可說是毫無希望，只要能殺多支持幾天，是我們目前的一線希望，所以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大家等着死神光降，一條是曠

牲一個，使其餘的人活命。你們明白我的意思麼。要趕快決定纔好。琴痕聽了他的話，不寒而慄。萬萬想不到一個上流社會中人，會說出這種野蠻的主意來。便道：據我說，還是大家同死的好。褚道：這事應當從衆。說到犧牲，自然限於我們三個男子，所以應該由我們議決，與卜德小姐無關。史道：但是怎樣決定誰先犧牲呢。褚道：這事好辦，用抽彩的方法決定誰是第一個，豈不是很公平的麼。我袋裏藏着好幾個佛郎，佛郎上面都有鑄造的年份。在許多年份裏頭，揀定一個算是頭彩，先把佛郎放在一個袋裏，各人輪流摸取，誰摸着頭彩，便是誰先犧牲。格恨聲道：我絕對不贊成這種辦法。褚怒道：你祇有服從大多數的決議。你若有意爲難，便請你第一個犧牲。休要多言。事不宜遲，從速決議。我主張摸錢的辦法。史不頭，你的意思怎樣。史道：我贊成。褚道：已是多數了。我們趕快抽彩罷。這個辦法很是公平，一個人早些死，可以救三個人多活幾時。遲早總是一樣。一面說，一面在袋裏摸索，抓出一把錢來。在這裏頭揀了六個佛郎。琴痕睜圓了眼睛望着他，心裏纔明白他不是個善類，知道勸他也是徒然。格和史坐在他旁邊看着不語，褚把六個佛

郎遞給格道，你去細細的看罷。裏頭年份最古的是一千七百七十五年鑄的，并且祇有一個是那一年的。格和史都把這六個錢仔細看過，除了年份不同，果然沒有別的記號，就不疑心有什麼私弊了。可惜他們不會知道褚朗是有名的偷牌妙手，無論什麼牌，只要經他的手指摸着，便知道是那一種花樣。這六個佛郎裏頭，年代遠一點的，自然要比別的薄些，所以一千七百七十五年那一枚，是比較的薄些，不過格史二人那裏覺得呢。

褚朗知道尋常人的心理，總希望別人先摸，把不好的彩摸掉了，再等自己去摸。但是他的意思，是要先摸，可以把那倒運的銀留給別人去摸。所以他便問現在錢已放在這件衣服袋裏，那一個先摸，快快說定。史丕頭就說他情願讓他們兩人先摸。褚就說讓我來第一個摸罷。他隨即把手伸進袋去，只一掏，便取出一個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的佛郎，送給其餘的人看過。於是格也去摸一個出來，托在手心裏，自己不敢就看。褚湊上去一望，說道，你放心罷。琴痕在旁邊提心吊膽的替他的未婚夫着急，一聽了他，不會摸着，心裏像一塊石頭落了下去，禁不住自己靠在船

邊上發抖。但是這不過是第一次的難關，要是史丕頭和褚朗都摸不着那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的那個佛郎，格就要再摸了。那水手把手伸進袋裏，頭上的汗好似一顆顆的珠子迸將出來，滿身寒戰，好像打瘧疾一樣，嘴裏埋怨自己不應當要在末後挨摸，因為他現在明白逃避的機會，褚先有六之五，格還有五之四，他祇有四之三了。

褚朗知自己總不會摸出那一個倒運的錢來，所以很定性的等着他，不開口。那水手抽出手來，把摸着的錢一看，立刻倒了過去，不省人事。格和褚連忙去看他手裏落下來的是什麼錢，原來並不是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的那一個，既然不是那一個錢，史爲什麼會暈過去呢。這也是憂懼過度，到了心中忽然大慰，反而支持不住了。

第二次褚摸出來的，自然還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佛郎。剩下來的兩個，總是一個是那倒運的錢。所以史格是一樣的着急。格如果摸不着，史的命運就定了。這次灰石爵士格萊頓從袋裏抽出手，緊緊的握住了他摸着的錢。兩眼只對着琴痕呆望，不敢放開手來看。史在旁催促道，快讓

我看。格纔慢吞吞的把手指彈開來，史一眼看見了他手裏的錢，便撥轉身來，用手扳着船舷，一聳身到水裏去了。褚湊到格的手掌一看，纔知這一個錢又不是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的那一個。

船中六個人已去了一半，餘下的三個人見了這一番慘劇，都睡倒不做聲，和爛醉的一樣，聽憑這船隨波泛去。又過了好幾天，依舊不見船隻駛過，精神慢慢的不濟，希望愈弄愈少。褚朗還是雄心不死，爬到格萊頓身旁低聲道，我們再過幾時，要連吃都不會了。趁早讓我們二人先犧牲一個，或者還不致同歸於盡，最好仍照前日摸錢的辦法，決他一決。格在那時神智已有些不清。但是望着琴痕三天不會開口，知道他命在垂危，好不傷心。所以他希望犧牲了褚朗或是自己，可以暫時救琴痕的命。立即答應了褚朗的要求。教他把佛郎拿出來，照從前的法子摸取。他自然摸到了那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的那一個佛郎，不消說得。格便問褚在什麼時候下手。褚已從袋裏掏出一把小刀，很費力的扳開來，答道，就在這個時候。格道，你不好等到天晚麼。這樣的事情，怎好當着卜德小姐的面幹呢。你知道我們是早已訂了婚約，現在他看見我要把自己犧

牲，不是他的催命符麼。褚朗沈吟了半晌，纔答道：「既然是這樣，好在現在離天晚也不多時了，我已經等了許多天數，再多等一兩點鐘，也沒有什麼要緊。」格道：「謝你的厚意，我現在且到他身旁休息一會，等到紅日西下，聽你怎樣吩咐罷了。」

格到了琴痕身旁，見他不省人事，料他不曾聽得什麼惡消息，因此心慰了許多，就握住他枯柴般的小手，舉起來放在他圻裂浮腫的嘴唇邊。想起他從前又白又嫩的柔荑，何等可愛，竟被惡運蹣跚到這個樣子，好不心痛。憐惜了一會，自己也昏昏睡去。等到醒來，已是一天星斗。但聽得耳邊有人喚他，原來是褚朗的聲音，急答道：「我就來了。」說完，用力翻過身來。想要把身子撐起，向前爬去，但是儘力的試了三次，竟不能動彈了，氣喘吁吁的微聲道：「請你到我這邊來罷，我實在沒有絲毫力量，再爬到你身邊來了。」褚怒道：「可恨可恨，你是有意規避。」格聽他說完，在船底動了一會。褚又恨聲道：「我也爬不動了。誤過了時候，便宜了你。這個英國狗，你故意這樣延挨時刻，我竟上了小鬼的當。」格道：「我並不是故意作弄你，我盡了力想爬過來，實在沒有力量。讓我再試

試看，你也盡你的力量湊上來。二人掙扎了一點多鐘，格萊頓祇動了幾分。褚朗比較的好些，也不過動了幾寸，總算是近了些。褚又道，讓我慢慢的滾過來。隔了半點多鐘光景，格覺得褚朗近在身旁，就暈了過去。不知他性命如何，本章暫時擱起。

第十九章 金城

當琴痕在大西洋裏一隻小船上，奄奄一息的時候，正是太山與高彩烈的受華齊利人朝賀的晚上。一個是骨瘦如柴，一個是筋強力壯。東西相隔祇二百多英里，太山也夢想不到琴痕會遭這種橫禍，登極之後，日理萬幾，沒有什麼閒工夫想起前情。過了七天，他把一羣孟由馬人送出邊界，教他們立了誓，以後不再來侵犯華齊利。他們經了這番挫折，自然情願服從命令，聲明永遠保守和平，不敢觸犯天威了。

孟由馬人出了國境，地方太平無事。那新君好大喜功，又想遠征求寶，挑選了五十名精壯，和

他們說明了老華齊利的意思，一來是尋到金城，取些金器回來，二來是從前吃了他們的虧，也去報復報復。其實太山的意思，不過是喜動好奇罷了。

一日早晨，天色晴朗。華齊利會長太山帶領了五十名裸體壯漢，浩浩蕩蕩，向南進發。照着老會長所說的路徑，迤邐而行，先沿着一條河流走，經過兩條河流，晝行夜宿，過了二十五天，果然尋到一個山洞。宿了一宵，次日一早，太山帶了衆人，魚貫上山。有幾處異常險峻，除了太山，都爬得氣喘吁吁。到得將近午刻，纔到那個山峯的絕頂，四面一望，左右都是高峯峻嶺，和底下通入山谷的一條鳥道，相差有幾千尺。後面一片山谷，樹木連綿不絕，就是他們的來路。前面是一片荒涼的山谷，不甚寬闊，但見亂石縱橫，小樹歷落而已。再向前望，便隱約有一個城池，露出高大的建築，有圓頂，有尖塔，在日光中看來，好像是金碧輝煌，可惜相隔太遠，看不清楚。太山就猜想這是一個熱鬧的城市，一定有許多街道市場廟宇宮殿在裏頭。

他們在山頂休息了一點多鐘，便尋路下山，向前面山谷行去。將晚時分，到了城邊，擡頭一看，

城牆有五丈多高。有些地方雖已坍倒了一二丈光景，但是還很堅固，有人守了，就不容易攻打得下。觀看了一會，天色已昏黑。太山疑心城牆後面有人影來往，恐怕驚動了他們，要吃人地生疏的處，所以當晚即在城外安營過宿。睡到半夜，忽被一種怪聲驚醒，聲音尖銳異常，是從城裏傳出來的。起先是很響，後來慢慢的沈下去，末後好像有許多呻吟叫苦的聲音應和着。一般人聽了，嚇得毛骨悚然，不敢安心睡去，候了許久，不見動靜，纔朦朧睡去。到天明起來，大家還有些驚疑不定，要想取原路回去。太山百般勸慰，叫他們鼓起勇氣，不要這般懦弱無能。那些黑人迷信神怪得利害，不敢進城。太山只是催促，他們只是不動。後來太山佯怒道：你們既都不願意進去，也罷，讓我一個人獨自前去便了。說完舉步就走。那些黑人沒法，只得在後面緊緊跟着，沿了城脚，走了一刻多鐘，忽然看見一個缺口，祇有一尺五寸寬闊，轉了灣，便是一座石梯，石階數十級，中間都是光滑凹斜，像是經人走了有好幾百年的樣子。太山側身進了這條狹道，上了石梯，後面五十個黑人魚貫的跟着。到了梯頂，轉了灣，便是一條平坦的小弄，曲曲折折，走了一會，忽

然前面開闊起來，成了一個天井。對面的石牆也和外牆一樣的高，不過上面砌成圓塔，都有尖頂。在牆裏有一個門走進去，又是一條夾道，穿過了夾道，便見一條很闊的街道。對面都是宏壯高大的石屋，壁上苔蘚斑駁。內中有一所比較的保存得整齊些，上面蓋着一個大圓頂，門前兩邊排着許多高石柱，柱頭都是石鷹，氣像好不莊嚴。太山觀看了一會，心想在這斐洲的蠻地，忽然看見這種建築，并且又像是年代很遠的古跡，陰森森的和進了古墓一樣，煞是可異。但是石痕中好像有人影來往，隱隱約約，不很清楚。太山想起前在巴黎圖書館，曾經閱過一本書，裏頭載着從前有一支白種人，流落在斐洲內地，或者這就是他們的遺跡，但不知現在還有他們的子孫沒有。他正在細想，忽有一個影子，又在屋內一晃。他便向華齊利人道，跟我來，且去看那牆裏倒底有些什麼東西。那一羣黑人都有些害怕，不願意去看。可是太山已經當先進門去了，只好勉強挨上前去。若是昨晚的怪聲在那時又起，他們一定都立刻沒命的向城外逃走了。

太山進了石屋，覺得暗中有許多眼睛對着他望，并且聽見旁邊走廊裏，有人行動的聲音。屋

裏的地都是方石鋪的。周圍的壁是用花崗石砌的，上面雕刻了奇形怪狀的人物，有幾處嵌着黃色的金牌，走近前去仔細一看，果然是真金鑄的，上面也刻着一種文字。穿過這第一間石屋，後面接連是幾間同樣的，不過換了一種雕刻。有一間裏面的柱都是黃金做的。有一間的地板完全是黃金砌的。太山見了這個所在，就想起從前見過的宮殿，無論怎樣富麗，總沒有這樣奢華的，就可知當時建築這石屋的主人的富有了。走過了石屋，便見左右兩道長廊，裏面黑魃魃的，好似藏着許多鬼怪。華齊利人見了這個情形，再也不敢上前，便苦苦的央求太山道，快回到青天白日的地方去罷。大概這種沒人居住陰氣沈沈的所在，一定有妖魔鬼怪出來迷人，我們祇管貪着深入，恐怕後悔來不及了。婆蘇利也勸道，吾王神勇，臣等都很知道。但是鬼魔張開巨口，吞起人來，饒你一等英雄好漢，也施展不出本領來。臣有一個母舅，是做巫醫的，常常告訴我，干犯鬼怒，定要遭殃。勸陛下徇臣等之請，不要身蹈危機。太山笑道，爾臣工悉聽朕命，退到外面日光中靜候。朕孤身巡視這所石室之後，看有什麼東西，要令你們帶回去的，再行召喚，速去速

去。毋違朕意。有幾個黑人聽見了這個命令，好似逢了特赦，急忙忙的退出去了。但是婆蘇利和幾個忠勇的壯士，很不願意把君主丟下，有些躊躇不決。正在那時，忽然怪聲四起，嚇得毛髮森然豎了起來，兩條腿不由自主的如飛向外面奔出去了。獨剩太山還立着不動。只是冷笑，預備什麼兇惡的敵人攻打上來。但是等了一會，還不見什麼動靜。除了一種很輕的足步聲，好像是有人赤着足在地上走的聲音，餘外別無聲息了。太山心裏也很覺詫異，動了好奇心，益發要窮其究竟，所以又轉身向裏面走去，過了好幾間石室，忽然見前面一扇木門緊閉着，擋住去路。就用手去推，同時又聽見怪聲四起，差不多就在近身。太山也不去理他，把右肩靠在門上，用力猛推，怪聲更是噪得利害，太山就想這間屋裏一定藏着什麼秘密，所以要曉得這個樣子，他們越是怕他衝進去，他越是要窺破他們的祕密，格外施出神力來把門推開。門開處，只是黑魃魃的，好像是墓道。裏面周圍沒有一個窗，透進光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門外又是長廊，雖在白晝也是昏暗。門口又低又窄，走了進去，和進了黑洞一般。太山用手中的槍柄在地上點着，一步一步

的上前，走不到十多步，後面的門忽然砰的一聲關上了。同時四面伸出手來抓他，太山翻身舞動長槍，在暗中抵敵，用出搏獅伏象的神力，左一挑，右一刺，酣戰了多時。後來一槍刺過去，好像被人接住，拖着不放，背後又有許多怪手搶將進來。太山便撇了槍，拳腳齊起，左右遮隔，又鬪了許久。暗中的怪敵只是不退，並且愈逼愈緊，四面包圍得鐵桶相似。末後太山的脚在地上，一滑，絆了一交，被他們捺住，用繩索把手腳緊緊的背剪縛着。太山此時雖還不會看見他們的形狀，但是知道一定也是人類，不會是什麼野獸怪物了。因為他們能够用繩索綁縛，如果沒有手，決然不會的。不一刻，他們把太山拖的拖，推的推，從一個門口出去，轉了幾個灣，到了一個小天井裏。太山張眼細看，但見一百多個肥胖矮小的人，滿面都生了毛，長的掛到胸前，胸口也有很長的毛，頭上很濃的頭髮散掛下來，披在背肩上面，又壓在額上差不多和眉毛是接連的。兩腿又短又曲。兩臂很長，肌肉橫生。腰間縛着獅豹的皮，頸上掛着獅豹的爪。臂上腿上套着很粗的金環。手裏拿着一種粗笨的木鎚。有的腰裏還扣着長刀。最奇怪的是他們的皮膚，完全和黑種不

同，比較太山自己的皮膚，竟是不相上下。論起面貌，雖不是青面獠牙，但是額低眼小，鼻坦牙黃，着實可厭。起先在黑暗中，他們都不作聲，只是悶鬪，等到把太山拖到外面，纔開始噉唾咕嚕的說話。太山細細的聽，竟不懂他們說些什麼，看着他們陸陸續續都走到一個門裏去了。

太山睡在地上，不能動彈，看見四面俱是高牆，上面祇露出一小方的青天。牆上有許多窗，窗裏時常有頭探出來張望，也是一樣的披頭散髮，但是靜悄悄的寂無聲響。太山又輕輕的把綁縛的繩試了一試，覺得還不很堅牢，憑他的神力不難掙脫，但是在日裏看守的人一定很多，不敢輕易嘗試，暫且耐性等着。過了一會，日光從上面射到庭心，大約正是午刻。有許多脚步走動的聲音，從四圍窗裏傳出，就看見上面每個窗裏都有頭探出來，天井裏也來了二三十個人，都仰起了頭，對着太陽，低聲唱起歌來，上下相應，和寺院中誦經的音調，有些相像。歌了一會，天井裏的人便手舞足蹈起來。兩眼還是望着天上，舉動異常蠢笨，看來真是好笑。又唱了十分鐘光景，忽然間都舉起手中的木鎚，發一聲喊，面上露出猙獰可怕的样子，對着太山奔將上來。正在此

時，人叢裏閃出一個女子，手拿金鏈，上前攔住衆人。不知那女子是誰，且聽下章分解。

第二十章 陰牢

太山只是閉着眼，等待那些怪人的木鏈下來，再也不指望有人救他。不料木鏈並不下來，再張眼一望，纔知來了一個女子，把他們攔住，心想這個女子與我素不相識，忽然出來救我的性命，不知是什麼道理。細細一想，忽又轉喜爲憂。看那女子身材窈窕，論起力來，決不會和那些一半像猩猩，一半像人的東西對抗，況且他們並不顯出惱怒的樣子，又繞了太山自己轉起來。那女子口中喃喃像念什麼咒似的。太山恍然大悟，明白方纔這許多做作，都是他們的一種宗教儀式。

不一刻，那女子從腰裏拔出刀來，割了太山腿上的繩索。同時四周的蠻人也立定了，圍將攏來。那女子就扶太山起來，把腿上割下的繩索，盤在太山頸項上，拉了他離開天井。其餘的人跟

在後面。曲折迴環，穿過了許多游廊，來到一個軒廠的大殿，居中是一座石臺。走近一看，上面血跡斑斕，臺邊地上也染着一點一點的殷紅色。再向四周牆上一看，滿掛了白骨骷髏。太山心中明白這些人都是古時一種太陽教的子孫，所以等到太陽照在他身上，算是太陽神選中了他做祭禮，那女子便是教裏的道姑，從廟裏出來攔住衆人，算是採辦這一份特別祭禮的儀式。那時太山明知他們要傷自己的性命，却也無計可施。那道姑引他到了石臺面前，上面廂樓裏已經擠滿了人，候着行禮。忽見東邊一個角門裏，走出一羣女子，裝束也和男子彷彿，腰間圍了野獸的皮，用皮帶或金帶束住，一頭的黑髮用金圈束住，再分五綵，用小金環挽在頂上，從金圈上左右兩邊掛下連環的金串，直垂到齊腰爲止。他們的形狀，雖說不到柔媚姣俏，却要比男子美觀得許多，面目還帶幾分秀氣，神情也和善可親。各人手裏托着兩隻金杯，走到石臺邊，對着那些男子一字式的排開。那些男子就走上去，接着他們手裏的一隻金杯，托着回到原處立定。於是大家又高聲誦起經來。不一刻，在石臺後面一個圓洞裏，鑽出一個女子。太山就猜他一定是

道姑領袖。但見他的裝束，也和其餘的道姑一樣，不過格外華麗些，首飾上嵌着寶石，腰裏圍着豹皮，束一條鑲鑽的金練，掛一把嵌寶的長刀。臂上腿上都是些金飾，遮得玉膚不露。手裏拿着一枝小杖。輕移蓮步，到石臺前立定。衆人就停着不唱，霎時鴉雀無聲。男女都屈膝對他跪下。他舉起小杖，口裏喃喃念咒，聲音清脆，好似嚶嚶鶯聲，不想他會有殺人的辣手。看他面貌，大約年華花信，很饒風韻，不像是吮血的妖巫。但是在石臺上，明明放着一個金杯，預備瀝血用的。半晌，他念完了咒，就轉過臉來望太山，把他周身打量了一番，面上很顯出詫異的樣子，對着太山說了幾句話，便停住，似乎是等他的回話。太山答道，我不懂你的話，請你換一種話說罷。太山用法國話，英國話，亞刺伯話，華齊利話來試他，末了用斐洲西岸的土語試他，他還是搖頭不懂。看他的神情也很煩悶，轉身對衆人發了一個號令，那些男子就繞着石臺轉起來。那美女只是立在中間，目不轉睛的看着太山。過了片刻，他又發一個號令，那些蠻人便一齊圍將攏來，把太山從地上扛起，向石臺上一攢。太山的頭和石臺相撞，幾乎迸出火來，眼前一陣昏眩，暈了過去。等

到醒來，張眼一看，只見立在身旁的女子，左手拿着金杯，右手拿着雪亮的寶刀，向胸口下來。正在那時，忽然下面爭嚷起來。那女子便停了手，轉過臉去看是什麼事情。太山也把眼瞠過去，只見一個兇惡大漢，舞着手中的木鎚，見人便打，把立在他對面的一個女子，當頭一鎚，打得腦漿迸出，立成肉餅。看那人的神情，像是着了瘋魔，口中狂喊，左衝右突。旁邊的男子也舉鎚招架，那裏抵當得住，傷的傷，死的死，鬧得個天翻地覆，乖覺的都遠遠地躲去。滿屋中除了死的傷的之外，祇剩得太山和他身旁的女子。那女子嚇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正欲發聲呼救，只見那瘋人踉蹌奔來，兩眼透露兇光，好不怕人。到了面前，便開口了。太山聽他用的一種言語，心裏好生詫異，萬想不到他會講起猿語來，就是他從小在猿猴中間慣用的猿語，今番聽見了，好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旦異地重逢了。那女子也用猿語回答。但是那瘋人說的都是些不倫不類的話，簡直是無理取鬧，那女子雖是苦苦的求他，他只是不理，愈逼愈近，伸長了毛茸茸的猴臂，奔上前來抱他。太山趁這個當兒，把縛住他兩手的繩索，儘力一掙，果然如摧枯拉朽，把繩索迸

斷了。那女子自顧不暇，那裏會留心到石臺上的人。太山趁勢一骨碌翻下地來，等到爬起身來，已不見了那男女二人。忙把身上的繩子都解了下來，正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忽然聽見石臺背後，那個圓洞裏來了女子的呼救聲，登時忘了自己的危險，把逃走的念頭丟在腦後，拔起腳來。連蹤帶跳的鑽進洞去。原來裏面是通到一個地窖裏去的。下了一道石梯，向四面一看，在昏黑中辨出這個石窖有好幾個出路，不知走那一個門去找尋他們。正在躊躇不決，忽見對面壁角裏地上有人扭做一團。近前一看，纔知那瘋人把女子捺在地上，用毛手叉住他的咽喉，使他掙扎不起。太山立即伸過手去，抓住那瘋人的肩胛，只一拖，把他的身子扳了過來。那瘋人跳起身來，睜圓怪眼，嘴邊堆着白沫，張開了血盆大口，露出兩排黃牙，完全變了一隻猛獸的樣子，搶將來鬪太山。那時他手中的兵器已拋在地上，腰裏雖掛着短刀，他一時也想不到拔刀，只握着拳直撲過來。太山也迎將上去，扭毆起來，爭一個你死我活，大家都放出野獸的本性，口咬腳踢，真是一場惡鬪。那女子已從地上爬了起來，把身子緊靠了牆角，屏息立住，看着他們攪做一團，

在地上翻來覆去的滾，心裏替太山着急。

二人鬪够多時，不分勝負。到後來太山把瘋人壓在底下，一手攔住他的咽喉，一手握着鐵鏈般的拳頭，沒頭沒腦的使勁打了五六十下，打得他眼裏口裏鼻裏都迸出鮮血來，再也不能動彈。太山纔放了他，立起來，提起一隻腳，踏在他身上，又要仰頭高唱起得勝歌來了，但是他轉念身在樊籠，還不能自鳴得意，便自己抑止住了。

那女子在旁觀戰，起先因為太山救了他，所以一心指望太山得勝，到看見瘋人被她打死之後，便又想到自己雖然離了虎口，但是又進了狼口，一樣的危險，須想方法躲避纔好，急挨身到一個門口。正要轉身逃走，已被太山一眼瞧見，只輕輕一縱，已到面前，把他攔住。太山用喀却克猿種的話對他道，且住。那女子大驚失色道，你是什麼人，會講那初人的言語。太山答道，我是人猿太山。女子道，你要我做什麼，你為什麼來救我呢。太山道，我因他欺你女子力弱，要害你的性命，我一時氣憤，所以趕來救你。女子道，你現在想怎樣呢。太山道，我也不想別的，只要你助我逃

生，離開這個地方，我就很感激了。太山說出這句話來，猜想那女子不會答應，一定還想把他捉住，繼續取他的血來祭神。不過他現在有了那瘋人手裏的兵器，再要捉住他，就不見得怎樣容易了。那女子聽了他的話，對他看了一會，纔開言道，你真是世上少見的奇男子。我想從前我們的人，一定也和你一個樣子。你要知道我們的祖宗，千辛萬苦，爲了這裏的財寶，到這人跡不到的蠻地，來造成這個大城，要是沒有很好的武藝，那裏會辦成這樣的宏大事業呢。我從小就猜想真正的英雄，大概是像你這樣身體魁偉，面目清俊的人，不想今日果然遇見了你。但是我不明白你究竟爲什麼來救我，我現在更不明白你爲什麼不把我當做仇人，報你今日受苦之仇。太山道，我知道你不過是遵行你們宗教的規律，這並不是你的過失。我只怪你們宗教不該有這樣的陋俗罷了。請你告訴我，你是什麼人，你們是那一種人。女子道，我是奧泊城裏太陽廟中的主教，名叫闌。我們的祖宗數千年前從海外極北一個國度，到這裏來尋取黃金，他們的勢力本是很大，又有財力，所以開拓了許多地方。一年裏頭，他們總須回本國去住幾時，這也是他們

不忘祖宗廬墓所在的意思。大概他們去的時候，祇留些商人兵士和管束黑奴的人在這裏。到後來有一次，回國的人一去不來，候了好久，不見影蹤。大家驚惶起來，就打發了船隻前往探望，又等了幾月，回來的船報告在海面尋了多時，故國不知去向，大概是遭了大劫，桑田變爲滄海了。從那時起，我們的同種勢力慢慢的衰敗下來。一來人丁驟減，二來大家憂傷抑鬱，精神不振，被土人欺侮起來。東失了一個城，西割了一片地，只是無力抵抗，弄到後來，我們一步一步的退縮，祇剩了這個小城把守起來，總算免了滅種之禍。但是一代不如一代，思想退化，生殖退化，知識退化，可憐一個堂堂的民族，就這樣萎靡不振的，變到現在野蠻的樣子，墮落得和猩猩差不多。并且我們和猩猩同住在一起，已經有許多代了，我們是和他們同化了。語言風俗也同他們一樣，我們的語言祇用在宗教的祈禱裏頭，將來不免要消滅的。我們稱猩猩做初人，從前和他們不許通婚，現在已有些禁止不住，將來恐怕要混雜得辨不出來，終究墮落到全變了初人爲止哩。太山便問道，但是你怎樣能够比其餘的人還文明些呢。闌道，不知怎樣，女子要比男子

和他們同化得難些，大概女子的性情，不像男子的容易改變。再是當初回國遭劫的男子，盡是些優秀分子，留在這裏的，大都是智識淺薄的下等人。祇有深居寺院中不會同去的女子，倒是秀外慧中，富有高等知識，所以我們的女子要比男子文明些。我更是與衆不同，頭腦很是清楚，因為我們做主教的，是世襲的事業，母女相傳，不會中斷。配偶的人也是從最優秀的男子中間選出來的。太山冷笑道，方纔在上面的許多人，從外貌看來，果然十分優秀。關一時不明白他的意思，忽又恍然道。請你不要取笑，他們都是有道之人。太山問道，除了他們還有別的人面目清秀一些的麼。關道，其餘的人都更比他們面目可憎了。太山心中暗想這樣一個姿容秀麗的女子，遇着這種可憐的命運，不免替他傷感。忽然記起自身的事情，便問道，你想把我怎樣，能不能送我出去。關正色道，太陽神要你做祭禮，沒有人會逃得性命。你若再被他們看見了，我也沒有方法救你。但是我不願意教他們尋見你，因為你既救了我的性命，我也應當以德報德。不過這件事很不易辦，恐怕性急不來，耽擱的日子，也難說是很多的。無論怎樣，我總有法子救你的性

命。且跟我來，恐怕他們快要到這裏來尋我了，如果看見我們在一處談話，就要疑心我有鬼神，連我自己的性命也難保了。太山急道，這事於你自身，既有這等的危險，還是讓我回到上面祭臺上去，將來我好用武力打出一條生路，免得你犯背神的嫌疑。但是他執意不肯，竭力勸他跟着走，說道，現在你回到上面去，他們已經要疑心我和你有了密約，不如你先藏躲起來，讓我單獨上去，告訴他們說是你把瘋人打死，我也昏倒在地，不知道你逃到那裏去了。一面說，一面拉了太山的手，曲曲折折走了許多黑暗長廊，到了一個石室，闌道，這是陰牢。他們決不敢來此尋你。你且在這裏藏着，天色昏黑之後，我再來看你。到那時我們商量逃走的方法便了。說完，轉身便走。欲知太山怎樣逃走，且聽後章分解。

第二十一章 甘霖

話說格萊頓暈了過去，隔了好幾個鐘頭，醒轉來通身透溼，面上也是清水淋漓，嘴裏也有了

津液，還當自己是在夢中。原來下了一場大雨。他面朝着天，暈倒在艙板上，雨水潤了他的唇舌，心中就比先前清爽了許多。他再慢慢吞吞的用手抓了一把溼溼的衣襟，塞在口裏，儘力吮咂了半晌，解了渴，精神也回復了些，用手撐着坐起來，看見褚朗伏在他腿上不動。琴痕在他背後相隔十尺光景，蜷伏在艙底不動，大概是凶多吉少。他立即把褚朗的身體儘力推開了，爬到琴痕身旁，雙手托起他的頭，看有沒有回生的希望。可憐一個如花的美人，面如白紙，雙眸緊閉，已是氣息毫無。格萊頓看了這個樣子，雖是心酸，但還存着一線希望，就抓了一把雨水浸透的衣衫，扳開了他浮腫的嘴唇，把水擠出灌下去。等了多時，不見有什麼影響。格萊頓心如刀割，只是含着一泡眼淚對他呆看，正在傷心，忽然模模糊糊的見他星眸微動。他就捧了他的右手，揉擦了一會，再擠些水到他的喉裏。半晌，琴痕睜開眼，對他定神的細看，像是思索什麼似的。二人相對無言的望着，許久，琴痕纔微聲道：「有了水麼？」格道：「天下了雨，暫時解了我們的渴。」琴痕道：「褚朗呢，他並沒有把你殺死，難道他自己倒死了麼？」格道：「我也不知道。如果他還活着，如果這一場雨也

把他救了轉來，他就此停住了，不說下去，恐怕琴痕聽了傷心。但是琴痕已經明白他的意思，便問褚朗現在那裏。格萊頓用手指了一指。二人默然半晌。格道：讓我去看一看，或者還可以把他救醒。琴痕用手阻住他，低聲道：且慢，你救醒了他，他還要取你的性命，還是不去救他的好，聽他去罷。這種人面獸心的惡類，留在世上，也是害人，況且你丟下了我，我更沒有力量去對付他。格萊頓聽了，猶豫不決，心中盤算見死不救似乎不忍，但是救了他，反害自己和琴痕，也是不合情理。忽然擡起頭來一望，好像看見了什麼東西，便竭力掙扎，立起來仔細一看，驚呼道：陸地在前面了。琴痕多謝上帝，我們有了性命了。琴痕聽了，也掙扎起來看。果然相隔一百碼光景，就是黃沙的淺灘，上面接着是濃密的樹林。琴痕嘆了口氣道：現在你去把褚朗救醒罷。上岸之後，我們就不怕什麼了。你道琴痕爲什麼嘆氣，原來他起先阻擋格萊頓去救褚朗，也是爲着格萊頓沒有力量抵抗，恐怕將來要受他的害，出於無奈，勸他不去，並非沒有惻隱心，所以此時先招呼格萊頓去救他，安慰了自己的良心。

格萊頓費了好久工夫，纔把褚朗弄醒，睜開眼來，那時船底已擱在沙灘上。格萊頓就跨出船舷，爬上岸去，先把纜繩帶上去，縛在一顆小樹上，再到林子邊採了許多鮮果，自己吃了一個飽，又採了些帶回船上給琴痕吃，坐下來休息一回，精神回復了許多。褚朗也坐了起來，吃些鮮果。琴痕催着上岸去，因為酷烈的太陽光，炙得他炎熱難熬，要到樹陰裏去躲避。格就扶住他慢慢的上岸。褚朗也跟在後面，到了樹陰裏，大家都已筋疲力乏，趟在地上酣然入夢。

三人在海邊安然無事的過了一月。到了那時，他們的精力差不多復原了，格褚二人就揀了一顆樹，合力在樹枝上，搭了一個屋巢，離地有許多尺，可以防野獸的攻襲。拔了些象耳草鋪在巢裏，做夜晚安身的地方。格又用許多小枝，縱橫的插起來，把這個屋巢分成兩部，自己和褚朗同住在一部，還有那一部是讓琴痕住的。

一個人的本性，是不容易改變的。褚朗沒有一刻不顯出他是一個刁猾奸惡小人的樣子來。有兩次格因為他對着琴痕十分無禮，和他打起架來，但是格的本領很是平常，不能把他降伏，

祇好打個平手。琴痕在旁看着，又恨又氣，記起從前在這荒林中經過的事情，就想如果有了太山的保證，不論什麼猛獸都不怕，還怕褚朗的欺侮麼。所以比較起來，格萊頓實在是懦弱無能，恐怕照這樣下去，不免要吃褚的大虧，祇恨自己是個孤苦伶仃的女子，遭了這種境遇，竟想不出一個計較來。

一日格萊頓到河邊去汲水，不在跟前。褚朗又惡狠狠的向琴痕說話。琴痕就把心上的話說出來，回答道，可惜這位太山先生落在海裏了，不在這裏。褚問道，你也認識那個畜生麼。琴痕道，我只知道他是個君子。褚聽出琴痕偏袒太山，就索性信口開河，說他一個暢快，冷笑道，據我所知道的，他還不如畜生。他引誘了一個有夫之婦，後來給那婦人的丈夫知道了，要和他決鬪，他就把罪名完全加在那受愚的婦人身上，但是那丈夫一定不肯干休，他就逃出了法國，不敢和那丈夫見面，所以他坐了船到地角市去躲避。這件事情我知道得十分詳細，因為那受愚的女子，是我的妹妹。那惡賊到了船上，遇見了我，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又和我約定日子決鬪，他自

己知道敵我不過，怕受我的苦。就先跳下海去死了，我因爲他既然自盡了，不用再揚他的惡名，所以始終沒有向人說起。現在你說他是君子，可見你也受了他的愚了。琴痕道，無論什麼人知道太山先生和你的爲人，決不會相信你的話。褚道，你不信麼？那末他爲什麼要改了名姓呢？琴痕搖着頭，連聲道，我不信，我不信。但是他心中也添了一個疑團，不明白太山爲什麼改了名姓。

在他們北面相隔二十里光景，就是人猿太山的海濱小屋，可惜他們一些不知，好像和那個地方隔了萬里一樣。再在那小屋北面十多里，又有許多草屋，住着十五個人。原來是吞寧登一行人。他們在大船沈下之後，趁着風平浪靜，向大陸開駛，不到三天，果然見了岸，就捨舟登陸，因此不曾十分受着困苦。大家又以爲第四隻小船已經遇了救，所以不放在心上，并且希望格萊頓不久就帶了大船來尋他們。講到食物呢，他們有了火槍子彈，都是從船上帶去的，可以隨時獵取野獸，殺了果腹。他們最不放心的是卜德老先生，因爲他完全相信自己的女兒已遇了救，倒也無憂無慮，並不罣念，只是顛頭顛腦的談天說地，終日裏格物致知，什麼事情都不管。有一

天菲蘭度跑到吞寧登跟前，氣吁吁的道：「這位卜老先生，真是沒有辦法。今天早晨我離開了他，不到半點鐘光景，忽然不知去向，你猜他到那裏去了。原來他獨自攞了一隻小船，拼命的向海面駛去，已經離了岸有兩里遠近。我也不明白他那裏來的這種精力。我就趕快招呼了一個水手，同我放了一隻船去追他回來。他見了我，登時翻起臉來，責備我不應當妨礙他的行動。據他說是要到紐約去取一本書來，證明他新近發見的一種學理。我自然勸他回來，他還堅執不允。到後來我只好強迫他放下了槳，叫那個水手拿著，搖到岸邊。像他這種樣子，我很是擔心，倒要時時刻刻的看守他纔好。吞寧登立即答應，招呼大家幫着注意卜老先生的行動。」

施小姐母女二人向來不曾受過這樣的困苦，心中鬱悶異常。到了晚上，荒林裏猿啼虎嘯，害怕得不能安睡，常恐野獸出來吃人。有時提起了琴痕，他們疑惑別人說他是遇了救星，全出搗度，未必有這種幸運。吞寧登招呼他們確是十分週到，會想出種種方法來安慰他們。一班水手也很服從吞的命令，並不抱怨爭吵。吞看待他們，也是恩威並用，所以這一羣人都能安分守己，

保持秩序。這且按下不提。

話說格萊頓在荒岸上，住了兩個月光景，完全變了一個人的樣子，要是他的好友吞寧登再見了他，也一時認不出來。因為他既不會帶得火器，要打些野獸做食物，是不能如願，只好在林子裏尋些野果充饑，還要多帶一份給琴痕果腹。到後來好吃的東西越見稀少，整日的在荆棘叢生的地方去鑽，身上的衣服被荊刺拉得一片片像蝴蝶般隨着身子飛舞。再過幾時，就不免要赤身露體起來。只是有琴痕在旁，很覺不好意思，於是先設法搜集了許多小獸的皮，掛在樹枝上曬乾，用小刀刮光滑了，取了荊刺做鍼，樹筋做線，縫起來製成一件奇形怪狀的皮衣。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只得穿上身去，琴痕見了，也忍不住好笑起來。這件衣服上不掩雙臂，下不遮兩腿，但是總比一絲不掛，要文明得多。後來褚朗也照他的樣，做了一件起來穿上，好像是他們的制服一般。兩個人滿頭亂髮，滿臉鬚鬚，的確活像混沌初開的野人，并且褚朗的行爲確和蠻人一般無二。

他們又太平平過了兩月。忽然禍事到了。褚朗先得了斐洲的一種瘡疾，睡倒在屋巢裏面，不能動彈。格照常出去尋食，到荒林中去了半日，琴痕很是擔心，坐在樹枝上盼望他回來，果然遠遠望見他的影子，心中欣喜非常，就趕上前去迎他。不料在他後面，跟着一隻巨獅，相隔不到三十步，看格萊頓還是鎮靜得和沒事人一樣，替他着急，只是說不出話來。格看見他驟然間變了這個驚慌的樣子，知道必有原因，急回頭去看，同時又聽見吼聲大作，嚇得渾身發抖，急喊琴痕急走遠去逃命。但是琴痕已嚇得四肢無力，那裏還跑得動，祇能立在那裏瞪着眼，開着口，面如白紙，兩脚好似釘在地上了。褚朗聽見獅吼聲，也從屋巢裏探頭出來瞧看，見了這個情形，他也急得用俄國話連聲發喊，催琴痕快走。那餓獅聽見他的喊聲，也停一停步，向他的樹上望了一望。褚朗狂喊之後，就暈了過去。

那時格萊頓手裏祇拿着一根粗樹枝，要與那餓獅相搏，一定沒有絲毫希望，只好用手抱住了頭，閉住了眼，靜等着死。琴痕看了他又着急，又氣悶，想他是個男子漢大丈夫，怎樣毫無膽氣，

見了死怕到這步田地，要是換了太山，一定不是這樣。一面想，一面看那獅子愈來愈近，就把雙膝跪在地上，禱告上天。不知他們性命如何，且俟下章分解。

第二十二章 盜金

卻說太山在陰牢裏守到天黑，纔聽見闌女的地步聲，便伏在牆邊，趁着上面石縫中透過來的星光，仔細辨認，果然是他，迎上前去輕輕的問道，你來了麼。闌女手裏拿着一個袋，交給他道，這裏頭是些食物，我帶來給你充飢的。太山接了過來，道了一聲謝。闌拉了他的手就地上坐下，便歎口氣道，他們聽說你逃走了，都是異常惱怒，因為從來不會有人上了祭臺逃走了的。他們就打發了五十個人去追你回來，先在這廟裏上上下下搜過，除了這間屋裏，恐怕沒有一個地方不會尋到。太山問道，他們為什麼不敢到這裏來尋呢。闌道，這是鬼魂聚集的所在，相傳生人到了這裏，就被鬼魂捉住，生吞活剝，受種種慘酷的惡刑，所以他們都不敢近這個地方，恐怕白

送了性命。太山問道，你怎樣不怕的呢。闌道，我是教中的道姑領袖，祇有我能夠和鬼魂來往，并且我的職務是要替鬼魂設法，訪求生人，送給他們做祭禮。所以我到這裏來，是毫不妨事的。太山便笑道，爲什麼我到了這裏這麼久，鬼魂還沒有把我捉去呢。闌默默的對他呆看半晌道，我們的祖宗把這許多道理一代一代的傳說下來，我居了這個地位，是應得要教一衆人知道從前祖宗的教訓，無論是與不是，總得講解明白。至於我自己信不信，又是一件事情。太山道，難道你自己不信，倒要教人相信麼。闌道，教人相信是我的職務，我自己信不信是我的自由。太山道，大概一個人對於宗教的內情，越是熟悉，信仰心越是淡薄。照這樣說來，你放我逃走之後，祇怕生人發覺了，要和你爲難，毫不怕神明示罰了。闌道，不錯不錯，神明那裏管我們的事，不會幫助我們，也不會傷害我們。事在人爲，趕快自己想法子。太山道，我聽你的命令就是了。闌道，這裏還不妥當，因爲我藏了這一些食物，送來給你，幾乎被他們看出來。如果照這樣一天一天的下去，除非你挨了餓不吃，不然呢，恐怕難免他們的注意。依我說，還是跟我來躲在一個安穩些的地

方。他便拉了太山，在黑暗中摸到祭臺下面的石窖裏，再轉到一個廊裏，約摸走了十分鐘光景，闌立定了，從身上掏出一個鑰匙，在壁上尋了一會，太山聽見開鎖的聲音，接着就是開門的聲音。闌又拖了他上前，引他進了門，便道：「今夜你且在這裏安身，可保無虞。」說完，他轉身出去，把門關上，仍舊上了鎖。太山在裏面，要想知道自己立在什麼地方，但是黑得一些都看不出來，只好伸出手臂，扶住了牆壁，一步一步的沿牆走去，兜了一個圈子，仍舊到了門前。大約這間屋子有二十尺見方，四面都是石壁，地下也是方石砌的。太山覺得這間屋子，一個窗都沒有，除了進來的那個門，又沒有第二個門口，再在四面細細的考察了一遍，果然沒有出路，但是在門對面一堵壁上，石縫裏有涼風透進來，他就在那個地方，把手指嵌在石縫中間，用力去扳，覺得有些搖動，再使勁一掀，移了一塊下來，大約有十寸闊，三寸厚。再在左右一摸，好像都是用同樣的石板砌的，就一塊一塊的都搬在地上。不一刻，已移下十多塊。再用手臂伸到裏面去摸，豈知摸了個空，好像後面沒有東西，又移去幾塊，把身子探進去試一試，果然是空洞洞的，對面隱隱約約有

些亮光，但是辨別不出什麼來，就爬進洞裏去，大約隔了一丈五尺，好像是到了牆外，用手扳住石頭，把身子掛下去試試下面的深淺，不過腳踏不到底。仰起頭來一望，忽見一個圓洞，露出星光閃爍的天。就改變方針，向上去想法，在四面牆壁上摸索了一會，覺得圓洞四周的牆，都砌得像鐵桶一樣，平滑異常，又是空歡喜了一場，沒法可施，祇得坐下來細想這個秘密的洞，究竟有什麼用處。不多時，月光從圓洞裏透過來，照耀得下面十分清楚。太山向低落的地方一望，纔知是個古井，底下還有水，顯出一個月影，但是不明白這個古井爲什麼要和這石屋有一個通出入的地方。

趁着月光望去，看見對面牆上有一個洞，太山就想從這中間出去，或有生路，不妨一試，先把石屋裏的來路堵住了，免得有人跟追，好容易把石板依舊移在原處，立卽跳到對面，鑽進洞去，走了十多丈，就是一座梯，下了梯約有二丈，又是平地了。再向前走不多時，只見前面一個很堅厚的木門，攔住去路。幸虧門門是在這一邊，大約門外是通出去的，拔了門，把門慢慢的拉開，側

着身子挨了過去。原來是一間方方正正的屋，沿壁都堆了一條一條的東西，手摸上去，覺得異常的冷，掀起一條來又是十分沈重，好像是大條的黃金。不過太山想這一間屋裏如果堆滿的是金條，不知要值多少，大概是別的價低的金屬，不會是黃金了。在那間屋的角裏，又有一個門，也是在裏面上門的，開了出去，又是一條甬道。太山隨手取了一條那屋裏的東西，再向前走，走了半點多鐘光景，對面來了一座石梯，通上去的。灣灣曲曲轉上十丈多高，就是很狹的一條石甃，側身過去。當頭滿天星斗，前面是一個很峻的坡。太山急爬到頂上，立在一塊大石上面，就望見奧泊城在三里以外，城中圓屋頂高塔尖都浸在明月的冷光中，陰沈沈的煞是淒涼。太山再把手中拿着的金條，細細一看，果然是燦爛的黃金，就對奧泊城自言自語道，奧泊奧泊，好一個寶藏古窟，可憐衰敗到這步田地，從前的人不知費了多少血汗，纔聚了這麼多的黃金，那裏料到今日的子孫，會墮落得和猩猩相像呢。感嘆了一會，便牽葛攀籐的爬下石坡，到了平坦的山谷中間，便是昨日和華齊利人經過的地方。

一輪紅日從東方升起，太山已經上了山岡，向那邊一望，看見山腳下一個林子裏，隱隱有炊煙起來，太山就疑是那五十個從奧泊城裏出來追他的人，在那裏燒火，決意到近處看他一看。他便尋路下山，到了林子邊，就縱身上樹，繞到那起煙的地方。只見五十個華齊利人，圍着一堆柴火坐着。太山便喊聖駕已到，還不快快起來迎接。那些黑人聽見了，立即跳了起來，只當是太山的冤魂出現，不知道向那一方逃走纔好。正在驚疑不定，太山已立在他們面前，證明他還是好好的活着，大家快樂非常。婆蘇利先開言道，臣等罪該萬死，把我王丟下，但是我們在那時嚇得心驚膽戰，兩條腿不由自主的跑了。到後來驚定了，我們就商量回去救駕，若是救不到駕，也要和他們拚一拚命，所以我們現在正想要動身上山。太山問道，你們可曾遇見五十個形狀古怪的人麼。婆蘇利道，我們在昨天將晚時分遇見的，他們手裏沒有什麼兵器。我們因各急欲回去救駕，不願意驚動他們，所以遠遠的關開，讓他們過去。要講到他們的形狀，果然是十分古怪，走起路來搖搖擺擺，有時還要在地上爬，和猩猩一樣。

太山一五一十的把經過的事情，對他們說了一遍，並且說明要去把他尋見的金條，偷運出來。只等天黑，便可前往。所以到了黃昏時分，太山帶了五十個黑人，忽忽的向奧泊城進發，到石坡下面停住。因為當初太山是從上面滾下來的，雖是危險，也還不難，但是現在要自下而上，就很不容易着手了。到末了，太山把十枝長槍接連的綁縛起來，掛在腰裏，施出人猿的本領來，先上得坡頂，於是拉住長槍，叫一個華齊利人握住下面的一頭，用力把他拖了上來。照這樣一個一個的拖上去，都到了坡頂，太山隨即引了他們到金庫裏去。每個金條大約有八十多磅重，每人拿了兩條，從原路出來，到午夜纔回到山谷裏，到天明還沒有上得山岡，因為這些黑人雖是身強力壯，不過沒有做過腳夫，再是走的又盡是些崎嶇小徑，所以走不快，幸虧他們都很有忠心，一聲都不怨恨，過了三十天，已回到華齊利境內了。

太山不引他們回到村上去，只是引他們向西走，又過了三天，太山發下命令，叫他們把金條放下，各自回村去安居樂業。華齊利人便問我王就此不回去了麼。太山道，朕尙須在這裏勾留

數天，你們趕快回去安慰家裏的人，免得他們懸望，毋違朕命。

太山等他們走後，就提起兩個金條，聳身上樹，向枝葉濃密的地方鑽了進去，有二百碼遠近，就是一個圓場。中間有一個平頂的高墩，這個地方是太山從前做美猴王的時候開闢出來做議場的。四圍都是多刺的荊棘，虎豹豺狼也不敢進來驚動他們。太山知道這個天然的藩籬，和銅牆鐵壁一樣的堅固，就把金條都運了進去，從一顆空心的樹裏，取出他從前掘卜老先生窖藏的那把鐵鎚，在地上挖了一條長壕，把金條都埋在裏面，用土掩好。那天晚上他就在圓場上宿了。到了次日一早，他動身回華齊利村去，忽又想起海濱的小屋，就折到那裏去探望一回。屋內的東西依然還是從前的樣子，絲毫沒動，但是見了舊物，觸起前情，倒有些依依不捨，決計在小屋中就攔一夜，再回華齊利村。想定了，就出門到森林中去尋覓食物。向南走了十多里，相近一條大河旁邊，忽然鼻子裏嗅着一種特殊的氣味，隨風吹來，原來是白人的氣味，中間還夾雜着獅子的氣味，太山一想不好，奴邁在那裏尋食，恐怕有人要受他的害了，趕快追上前去救我

的同類。不一刻，他奔到林子邊，就望見一個女子跪在地上，像是禱告的樣子，一個男子立在他面前，用手遮住面目，依稀是個白人，在他後面就是一隻猛獅，對着他們慢慢的走將上來，預備把身子伏地，向前撲起。那時太山來不及去辨認那兩個人的形狀，也來不及去解下弓，來施放毒箭，手裏的短刀更是沒有用處，除了把長槍擲去，再沒有別的方法去救他們。說時遲，那時快，太山輪起長槍，盡平生氣力，對準那獅子的胸口只一擲，槍頭飛也似的向着獅心鑽進去，霎時間一翻身倒在地上死了。

停了一會，那女子先擡起頭來，望見對面的獅子滾倒在地，大爲詫異，回轉頭來張望，不見什麼。但是太山在樹林背後，已一眼瞧見他的面貌，登時大驚失色，疑惑自己是在夢裏，原來這個女子不是別人，正是他心愛的琴痕。

琴痕擡頭見獅子不但沒有撲過來，並且倒在地上不動，便立了起來。那男子就走上前去抱住他，太山看了，怒從心起，取了弓，搭上箭，洩漏了弓，對準那男子的咽喉射去。不知那男子性命

如何，且俟後章分解。

第二十三章 復辟

話說太山望見了琴痕和格萊頓憤火中燒拽弓搭箭，想要射死格萊頓。忽又轉念到琴痕的身世，便住了手，收了弓箭，垂頭喪氣的轉身向華齊利村去了。正在那時，格萊頓抱住琴痕，把頭慢慢的低下去，要想在他櫻脣上接一個吻，共慶更生之樂，豈知琴痕輕輕把他推開，正色道，請你不要和我親愛，我在這過去的幾十分鐘裏頭，恍然悟了人生的道理。我很不願意傷你的心，但是我也不能再抹煞我自己的意志隱忍下去。當初我允許你的時候，完全出於一時的感觸，後來自己不好意思反悔，拚着犧牲一生的幸福，和你結成名義上的夫妻，總可不負你的盛意。但是我經過了這生死關頭，覺得我對於你，絲毫沒有愛情，結婚之後，不免要成怨偶，還不如趕早說個明白。格急道，不用多說了。我們徼倖平安無事，可喜可賀，你對於我的感情，決沒有因為

經過了一次極大的危險，會改變的。這是你一時神經失了常度，等過了一兩天，你自會復原的。琴痕道：你弄錯了。我這一年來神昏顛倒，到現在這個時候，纔復了我的本性。因為方纔這種大刺激，纔提醒了我世界上最勇敢的人，曾經誠心愛我，我也一樣的愛他，不過我發覺得太遲了，沒奈何把他趕走了，現在他已長離人世，我也抱定宗旨不再嫁人，因為除了他，我總覺得別人都趕不上他的勇敢，教我容易生一種輕視之心，怎樣會琴瑟和好呢？你現在明白我的意思了麼？格垂下了頭，紅漲了臉道：明白了。隔了半晌，琴痕道：方纔救我們的不知道是什麼人，假使他是好人，他為什麼不出來呢？我們應得打一個招呼，叫他出來，當面謝他救命之恩。格就依言換了幾聲，不見有人答應，也只索罷休。琴痕道：荒林中的事情，真真名其妙。明明有人救了我們，為什麼又不出來見面呢？格道：我們且回到屋巢裏去，比較的要安穩些。我是無力保護你啊。琴痕心中很覺不安，急道：請你不要這樣說。你一向盡了你的力量，保護着我的，確是很有膽氣，很熱心，不過為天然的體力所限，沒有降獅伏虎的力量，但是世上的人，能有幾個會像人猿泰山那

樣利害呢。我對於你的爲人，也是十分欽佩的，方纔這一番話，並非有意指摘你的弱點，不過一時爲情感所衝動，急不擇言，說得太隨便了些，勸你不要生氣。我的意思祇是要表明我們兩人不可以成伉儷罷了。格答道，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了，以後請不必再提起這件事情。

次日，褚朗的病勢更重，昏迷得不省人事。格萊頓本來不懂醫道，就是懂得醫道，在這個地方，也沒法可施，況且他心裏又不十分願意褚的病會好。因爲他知道褚心懷不良，要害死他，再威逼琴痕，所以褚活一日，他反而多擔心一日，現在他病得這般沉重，料想沒事，便放心大膽的離了琴痕，到林中尋取食物去了。

琴痕怕褚朗一時醒轉來要胡鬧，便走到一顆樹陰底下坐着。兩眼望着海面上，不住的希望有船隻經過。正在這個當兒，他背後的草叢中，露出一張兇蠻的臉，一雙鼠眼，東張西望，末了射在琴痕身上，仔細細的看。接着在他的左右，又有好幾雙同樣的怪眼，都出來釘住了琴痕。忽而褚朗在屋巢裏呻吟了一聲，那些怪臉立即不見了。隔了一會，又一齊露了出來。四下靜悄悄寂

無聲息，忽然間琴痕聽見背後的草，簌簌的響，回轉頭去一瞧，狂叫了一聲，想立起來逃走。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奇形怪狀似人非人的東西，跳了出來，輕輕的把他抱起，伸出一隻泥手來，按在他嘴上，不許聲喊。你想琴痕本是個嬌養的閨閣千金，經了這幾個月的苦難，身體已是十分虛弱，那裏再禁得起這樣大的驚嚇，便登時暈了過去。以後的事情便不知道了。到清醒過來，天色已黑，只見五十個形容可怕的人，圍着一堆柴火，蹲在地上，頭髮都是散披着，把半個面孔遮沒了。手臂很長，攔在兩隻彎曲的短腿上。嘴裏啣着東西狂嚼，和野獸一樣。在火邊放着一隻瓦罐，裏面煮着野獸的肉。他們用幾條樹枝挑出來送到嘴邊去，後來他們看見琴痕張開了眼對他們看，就有一個怪人挑了一塊肉，拋到琴痕身旁。琴痕看了惡心起來，仍舊閉了眼睛。

第二日他們把琴痕推了起來，拖着望濃密的樹林裏走。一連走了幾天，琴痕的鞋子底也脫下來了，只好索性赤了脚，可憐他嬌嫩的皮膚，和高低不平的沙石去摩擦，不消幾時，自然紅腫得寸步難移。但是那些怪人祇管逼着他走，推的推，拉的拉，只是向荆棘叢中亂鑽亂竄，把琴痕

身上的衣服，撕得一片片的掛了下來，弄得琴痕玉肌暴露，被野荊刺得疼痛難忍。心裏自恨當初不會跳在海裏，倒死得乾淨，現在求死不得，受這些怪物的虐待，還不知道將來是怎樣的結局。到後來兩脚皮破，鮮血淋漓，一步也走不得了。琴痕拚着一死，咬緊牙關，閉了眼睛，躺在地上不動，聽憑那些怪物拳打脚踢，只是不理。他們就輪流把他馱在背上，又走了兩日，到了一個古城。琴痕也無心去觀看那個地方的形勢，因為他想橫豎沒有希望，不論到什麼地方，總是一樣的死。由他們背着進了城，到了一所石屋裏，只見百來個怪人把他圍了起來。內中有些婦女，容貌要比那些怪人好看得多。琴痕就想現在倒可以望他們來救命了。豈知那些婦女依然袖手旁觀，並不見有什麼表示。那些怪人交頭接耳，噤哩咕嚕的商量了一會，又把琴痕攙了起來，送一個地下的黑窟裏面，摔在寒冷的石地上。隨後有兩個女子，托了一金盆的水，一金盆的食物進來，放在他面前。口也不開，轉身去了。琴痕在這個地屋裏，休息了一星期。每日有女子送水和食物給他。那些怪人並不來看他，他就安心了許多，身體也慢慢的強健起來，這且按下不表。

話說太山用長槍刺死了獅子，救了琴痕，一時氣憤，幾乎用毒箭把格萊頓射死，幸虧他轉念得快，按住了殺心，撥轉身來，向林中狂奔。心裏又酸又苦，一時打不定主意向那裏去，祇覺得不願再見人類的面就是了。所以他不想回華齊利村去，就在荒林裏度日。到得天晚，仍回到衆猴會議場過宿。忽忽過了三天。到第四日上，他在下午無事，早回議場去休息，正躺在地上的時候，忽然聽見一種聲音，從南方隨風吹來，他就知道是人猴的步音。再仔細一聽，果然不錯，並且是向他這邊來的。他慢慢的立了起來，伸了伸懶腰，再用鼻嗅了一嗅，空氣中含着他幼時習聞的一種腥味，愈近愈濃。他就退到場的北面一株樹上，隱身在枝葉叢密的所在靜等。果然不多一會，在對面樹枝分開處，露出一張毛茸茸的惡臉，一雙又小又圓的怪眼，向場上張望了一會，回過頭去，向他的同伴說裏面沒有什麼，大家可以進去。太山一聽這猴語，好像是鄉音一樣，隨即看見這一個人猿從樹上跳了下來，接着就有百來個跟在後面，大的小的老的少的雄的雌的，龐的瘦的，霎時間把一個場，恢復了從前太山做美猴王時候熱鬧的樣子。太山偷眼細瞧，內中

有好幾個，還是從前的猴臣。有些還是他小時的伴侶，一同扒樹摘果，常聚在一處頑的。有些是看着長大的，已變了長毛氍氍的大人猿。不過人猿的記性不甚好，兩年的久別，在他們看來，已同隔世，恐怕見了面，不會認識了。再聽他們的談論，知道是因為舊王從百尺高的樹枝上，失足跌了下來，喪了性命，特地到這議場來，議立新君的，所以這般熱鬧。

太山跳到一個橫出的樹枝上去，看他們的動作。那時一個母猿眼快，已經看見了，狂叫起來，驚動了一羣人猿都立起來，仰着頭對太山細看。太山就用猿語對着內中一個猙獰可怕的大人猿喊道，卡納脫，你認識我麼？我是人猿太山。從前我們小的時候，在一個樹枝上尋奴邁的開心，摘了果子打他，你還記得麼？卡納脫聽了他的話，似乎有些領會，露出詫異的樣子。太山不等他回答，又向他身旁一個人猿道，馬谷，你還記得撲殺力大如虎的喀卻克是誰麼？你再仔細對我看看，你就應當認識我是你們的老王太山了。你們不是奉了我做林中第一個魔王有許多季麼？我現在又回來了。那時其餘的人猿都擁上前來看他，並沒有什麼惡意，只是安安靜靜的

聽他說話。到後來卡納脫便問太山要想怎樣。太山道：「我和你們是老朋友，決不來傷害你們。那些人猿又商量了一會，到末了，卡納脫向太山道：「我們也和你做朋友便了。於是太山就從樹上跳了下去。但是沒有一個人猿上來表示久別重逢的意思。一兩個年幼的人猿，因為第一次看見這樣奇怪的東西，爬到他身旁去嗅他。有一個還伸出長臂來要想抓他，太山並不向後退避，舉起手覷定他的頭顱，輕輕一推，把他送出一丈多遠。那小猿還不肯干休，翻身起來，再使盡他平生的氣力，向太山衝過來。太山這一次就把他撇倒在地，手叉住他的咽喉，使他不能動彈，也教其餘的人猿知道他的利害。過了一會，他仍放了手，因為他的本意並不是要處死他，不過是要教他吃些苦頭，警戒警戒他罷了。果然自此以後，那些年幼無知的人猿，都見他肅靜迴避，不敢來侮弄他了。幾天之後，自然習慣了，人猿相安無事。太山陪着他們出去獵食，幫助他們尋找最好的東西果腹，有時使用他神出鬼沒的繩子，捉住些野獸，給他們嘗嘗鮮美的異味。不多幾時，他們都把他當做猴王看待和從前一樣了。太山又復了王位，舊君再做新君，倒也暢心適意。

其實他要借此把從前的苦惱，丟在腦後，永遠不要和文明世界接觸，並且連華齊利黑人也不願見面，厭惡塵世，到了極點。他想把人猿的生活，做自己的下場。但是這種心理，不過一時受了激刺纔有的，究竟愛情比醋意濃得許多，想到琴痕流落在這野獸出沒的地方，沒有相當的保護，難免獅虎的饞吻，格萊頓雖陪着他，完全不濟事的情形，他是已經親眼看見的。所以他越想越替琴痕擔憂，反怪自己不應這樣狠心，把他們丟在荒林裏面，不幫他們想法。到末了，他就決意回到海濱去，暗中保護他們。正要起身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人猿，使他改變方針。原來那個

人猿，年紀很輕，出門求偶，新從遠處尋到了一個母猿，帶了回來。他把一路上所見所聞，說了出來，登時引動了太山的注意。因為他用拇指點着太山道，路上退着一羣毛面的大哥，內中止有一個母的，皮色比我們的太山，還要白些。太山問道，是不是一羣很矮的大哥，兩腿都是彎曲的。他道是的。太山又問他們是不是用奴邁和熙脫的皮圍在腰裏，手裏拿着棍棒和小刀。他又道不錯。太山又問他們腿上是不是帶着黃色的圈子。他又道不錯。太山又問那母的是不是

瘦小的，身上穿着長的色皮。他又道是的。太山又問他們對那母的是怎麼。他答道，他們拖着他走，或是拉住他的手，或是握住他頭上的長毛，還要腳踢手打，看了真是好頑。太山長嘆一聲道，你在什麼地方看見他們的。那人猿就指着南方道，他們在前面第二道水邊，沿着水，對着太陽去的。太山問道，在什麼時候呢。他答道，十五天以前，太山聽了，便飛身上樹，霎時間無影無蹤。欲知太山所去的地方，且俟後章分解。

第二十四章 後悔

話說格萊頓從森林覓食回來，不見了琴痕的蹤影，又是害怕，又是悲苦，一時間不知怎樣纔好。那時褚朗的神智已清，熱病霍然全退，依然睡在屋巢中草上，四肢癱瘓無力，不能動彈。格萊頓問他琴痕在什麼地方，他很詫異的低聲答道，我不曾聽見什麼奇怪的聲響，但是我自己病得昏昏沈沈，外面有什麼事情，我也不會知道。

褚朗的樣子，確是表明他不會有氣力下得樹來損害琴痕。所以格萊頓很相信他不是說謊，便轉身到近處林子裏面，四下尋找。到得將近天晚，還是不得要領。因為格萊頓不會有這種經驗，所以那些怪人留下的足跡，雖是從森林中最蠢笨的野獸看來，確是十分明白，然而在格萊頓眼中，還是視若無覩。

格一面尋，一面喊着琴痕的名字，可是琴痕倒不會喊着，反而喊出了一隻奴邁。幸而他看見得早，趕快爬上樹去躲避，不會給獅子追上，嚇得他縮做一團，伏在樹上，再也不敢下來。一到天黑，更加害怕，一動都不敢動。好容易守到天明，慢慢的下了樹，挨到海濱，祇好把尋找琴痕的念頭收拾起來。褚朗睡了一星期，饑餓的時候，格萊頓分些食物給他吃。渴的時候取些水給他喝，身體復原得很快，慢慢的會自己爬下樹來了。他們二人仍是不大交談，各轉各的念頭。可憐格萊頓也沾染了熱病，睡倒在屋巢裏面，呻吟叫苦。褚朗近也不去近他，好像看見他這樣受苦，心裏格外的高興。格病得利害的時候，本不想吃什麼東西，但是熱得舌燥唇焦，滴水都如甘露。無

奈褚朗只是不理他的叫喚。他祇好在熱候略退的當兒，勉強爬到溪邊，用錫罐舀了些水解渴，照這樣支持了幾天，到後來他就沒有氣力再爬下來了。渴到耐不住的時候，只得懇求褚朗，取些水給他。褚朗就手裏托了一盆的水，來到他面前，惡聲道：「水是拿來了。但是我先要告訴你，當初琴痕在這裏，我們應得大家享受，你偏要據爲己有，時時刻刻的防我。」格忙道：「休要多言。你這種狠心狗肺的東西，不配提起他的字名。我深悔當初不應救活了你好。」褚道：「你要喝水麼？」說完，舉起盆來一飲而盡，把餘下的水滴灑在地上，轉身走了。格在草上仰天躺着，閉住眼睛，預備做異鄉之鬼了。

翌日，褚朗沿着海岸，動身向北而去。因爲他知道死守在這個地方，決計沒有什麼希望，還是冒險前進，或者可以遇見同類，他就偷了格萊頓的長槍，做防身之器。臨走的時候，他想把格殺死，轉念一想，殺死他是叫他少受些苦，倒便宜了他，還是由他活着罷。

褚朗走了一天，就到了海濱小屋。他以爲是守港的住處，一定離市集不遠，心中樂不可支。要

是他知道了這是什麼人的小屋，並且知道這小屋的主人，就在數里之外，他那裏還敢停留。但是他沒有知道，所以舒舒服服的在小屋裏住了好幾天再行。這且按下不表。

却說吞寧登一班人等了許久，不見琴痕褚朗格萊頓帶了船隻來救他們，慢慢的知道沒有希望了。就一面預備築起些土屋來住下，一面打發了幾個壯健的人，向北方去探望。大家都擔着心事，惟有卜德老先生終日研究他異想天開的問題，倒把年月都忘記了。有時想起他的愛女，就說在這幾天裏頭，大概有船隻到來，父女可以相會了。但是他有時又說火車這樣遲到，大概是路上遇了大雪阻斷了。吞寧登聽見了，就對施小姐道，我如若不知道這位老先生的來歷，就一定要想他是神經錯亂了。施海雛道，像他這樣昏頭顛腦，確是有些好笑，但是想到他愛女的心怎樣的深切，實在是可憐得很。幸虧他不諳世俗的事情，所以還料不到琴痕的吉凶。吞寧登道，你萬想不出他昨天所要做的什麼事情，我正從樹林裏回來，在路上遇着他，看見他急忙忙的一個人向林子裏走去。我就問他到那裏去。他說要到城裏去，見郵務總管，報告我們這裏

的郵件，常有失誤。因為他好久不曾接到琴痕的信，非向華盛頓總局交涉不可。好容易我費了許多工夫，纔把他說醒了。他發急起來，恐怕這是他第一次明白我們現在所處的境遇，和琴痕的下落。施小姐道，我想到琴痕的下落，就十分心酸。吞道，我們不會得着確實的消息，總是希望他們遇了救星。你也不必過於傷心，施道，琴痕和我比親姊妹還要親熱些，所以我最放不下的就是他的生死，吞聽了心中十分詫異，因為他還記着褚朗告訴他的話，自從上陸之後，他和海難時常在一處，意氣很是相投。如果他不會知道他要和褚朗訂婚的事情，他早已和施海難卿卿我我，成了眷屬。這一次聽他的口氣，不像和褚朗有什麼密切的關係，所以奇怪起來，禁不住問道。褚朗先生和琴痕是在一隻船上去的。若萬一遇了風浪，更要令你傷心。施道，褚朗確是我的朋友，我雖是認識他不很久，但是我覺得他和藹可親。吞急問道，小姐和他不是已訂了婚約麼。施道，那裏有這等事。他和我的交情那裏說得到訂婚呢。吞寧登心上登時添了千言萬語，要向他 and 盤托出，但是想了半晌，嘴動了幾動，面色漲得通紅，還是說不出來。末了，他只說道，雨季

快要來了，希望我們的土屋早些造成纔好。施海難看了他的樣子，心裏也明白了一半，覺得異常快樂。正在那時，南面的樹林裏跑出一個奇形怪狀的人影。吞寧登用手去摸他的手槍。忽然聽見那人狂喊他的名字，向着他們奔來。等到面前，仔細一看，纔認出他就是幾分鐘前他們說起的褚朗。身上裹着一種毛皮，滿面鬚鬚，骨瘦如柴，完全變了一個樣子。

吞寧登便問他同船的人在什麼地方。褚道，都死了。三個水手是在船上死的，卜小姐是登陸之後，給野獸啣去的。我在那時，正染了熱病，昏迷不醒。格萊頓後來也得了熱病，幾天之前長辭了塵世，真正可憐。總料不到我們和大家相隔不過幾十里的路程。現在想起我們別後的遭遇，怎能不令人傷心下淚呢。

話分兩頭。却說琴痕睡在奧泊城裏石屋的黑暗土窖中，不見天日，他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日子。並且因傷得病，昏昏沈沈的，益發沒有知覺。後來熱退了，慢慢的清爽起來。每天送食物來的蠻女，招呼他立起來。琴痕只是搖頭，表示沒有力依他的話。隔了好幾天，他纔勉強可以扶住牆

壁，直立了一會。那些蠻人知道了這個消息，忙着預備舉行祭神大典。到了預定的那一天，一個年少的婦人帶了許多女子，來到黑窟裏，行一種祈禱的儀式，很是莊嚴鄭重。琴痕見了，雖然不明白他們所信仰的是什麼宗教，但是暗想崇拜宗教的人，一定以慈悲為懷，不會十分難為他，可以有逃生的希望了。

他們把琴痕扶出了黑窟，經過許多長廊，上了一重石梯，進了一個寬闊的大殿。琴痕看見了這樣宏大的建築，就想這些人大概不是野蠻種族，決不會無故殺人。但是居中的石臺，顯出殷紅的血跡，照入他的眼簾，他就疑心這是一個祭臺。一轉眼，那些蠻人就動手把他的雙腳縛住，雙手反綁了，扛起來平放在石臺上面。琴痕方纔明白他們的用意，嚇得渾身發抖，只聽得他們口裏喃喃誦什麼經咒，底下有許多人圍着跳舞。一個女子手裏拿着寶刀，走近石臺，這明明是行刑的劊子手來了。他知道這一次沒有希望了，預備着去面見上帝，訴說自己所受的苦，就閉住眼睛等着。列位也不必性急，讓在下去請了太山來。

話說太山聽了人猿的報告，知道他所說瘦小白皙的女子，一定就是他心愛的人，被奧泊城裏的蠻人捉住了。他就急急忙忙，不管山高水低，穿林覓徑，晝夜不停，奔向奧泊古城而來。不消一日一夜，他已走了那些奧泊人七八天所走的路程。因為他遇着地上有了阻礙，就會上樹，黑夜也同白晝一樣，更兼心裏十分着忙，恐怕耽停了，來不及救琴痕的性命。所以到了第二日早晨，他已上了奧泊城外的山岡，對着古城一望，還是陰氣沈沈。這時太山的心上牽掛着琴痕的吉凶，焦急萬分，恨不能身生兩翅，飛到石屋裏去探聽消息。若是琴痕已經遭了他們的毒手，他一定殺他們一個光，替他報仇。太山一面想，一面跑到得將近午刻，他鑽進了秘密隧道的口。衝過了藏金的石庫。順着地道，到了他前次夜間發見的那個古井旁邊。略停了一停，聽見上面井口裏傳下一種聲音，很像那道姑領袖唸經的聲音。他立即想到當時自己被縛在石臺上的情景，很替琴痕捏一把汗。再沒有工夫細想，就跳到對面活動牆壁邊，使盡平生的氣力，把那壞牆一推，推出一個大窟窿，趁勢鑽了過去，尋到了那個木門。但是外面門着，無論怎樣推不開。除

了這個門，其餘都是石壁，休想動得分毫。太山轉念這條路若是不通，只有回到城外，從正門進去的一法。但是上面祭神大典，已在舉行，恐怕這樣一來，耽誤時間太久，要救不及石臺上的人了，一時沒了主意，仍舊回到破牆外面，又聽見上面誦經的聲音。忽然想起若有力量跳出井口，就立刻到了他們的面前了。但是高低相差有二丈光景，那裏跳得上去。繼而想到帶來的草繩，或者可以有些用處，可惜井口沒有着力的地方。他再想了一想，就生出一個計較來，轉身走到破牆邊，拾了一塊大方石，把草繩的一端緊縛在上面，雙手捧定石塊，對着井口拋了起來，使他落在井外。

太山用力把繩頭拉了，抽了幾抽，不見石塊滑下來，就把雙手握住繩子，兩腳騰空，身子隨着在空中擺來擺去，底下正對着井心。太山略等了一等，沿着繩子照爬樹的方法向上猛升，只是石塊受了斤量，慢慢的移動，滑到井口了。欲知太山怎樣不會落下井去，且聽下章說明。

第二十五章 重逢

話說太山掛在繩上，希望那塊石頭不滑下來，果然石塊到了井邊，繩子嵌在石縫中間不動了。不消一刻，太山放出精神來，爬上了井口。四面一望，靜悄悄的不見人影，大概都去參與祭神大典了。聽那道姑領袖闌女的聲音，更比在井底的時候，清楚得許多，就順着那聲音來的方向奔去。尋到了那大殿的門口，一眼瞧見兩行男女，都手裏拿着金杯，恭恭敬敬的立定。祭臺上面的道姑，正在舉刀欲刺。刺的倒底是什麼人呢。太山還看不見他的面容，但是很像他心愛的翠痕的模樣。心裏無名火起，眼裏也迸出火來，額上一個傷痕也泛出紅光來。嘩喇喇一聲狂喊，好似一隻發狂的獅子，奔進了奧泊城的神殿。搶了當先一個蠻人手中的木棍，舞動起來。那些蠻人措手不及，被他打得一個落花流水。太山急忙忙開了一條血路，直衝到祭臺上去。那時闌女聽見了鬧聲，停住了手，回頭看是什麼事情，一見了太山的影子，又驚又喜。驚的喜的是什麼呢，讓在下補敘一番。

當初闌女救了太山，就有意要把他永遠留在奧泊城中，因為他看見太山這樣年少英雄，起

了憐才之意。正是天賜良緣，豈可錯過。那天晚上把太山送到地窟中藏起之後，整整的想了一夜，打算出一個萬全的方法來，欺騙與泊城的人民。只說是太陽神示兆，新來的白人是奉神命下降，專爲救度他們來的。他們一定信以爲真，決沒有人反對，再敢要他做祭禮了。他自己再拿這個條件來要挾太山，料想太山感激他救命之恩，沒有不答應的道理。想定了主意，到了天明，趕到地窟裏去告訴太山。那知門戶依然未動，心上人已杳如黃鶴，嚇得他真的疑神疑怪起來。現在看見他又在面前，好像飛將軍自天而下，怎的又不驚又喜呢。

關女一時忘了祭臺上的人，癡立不動。霎時間，太山已到面前，搶了臺上的女子，搭在肩上。原來琴痕早已暈了過去，毫無知覺了。太山一面走下臺來，一面說道，關，請你避開此。你前次曾救了我的命，所以我也不願損害你。但是請你不要干涉，不要追趕，若是不依我的話，休怪我無情。關指着琴痕問道，他是什麼人。太山道，他是我心愛的人。關呆了一呆，嘆了一口氣，眼淚像泉水一樣的湧出來，登時暈了過去，跌倒在地。同時有許多蠻人從他身上跳過去，追趕太山。但是太

山早已從圓洞中逃進了地窖。他們怕太山在裏面暗中候着，不敢下去。大家商量了一會，決計在外面困守，好在地窖沒有別的出路，不怕他逃到那裏去，只消等他出來捉住就是了。

太山抱了琴痕，在奧泊廟下面曲折迴環的穿了好多時，沒有人來妨礙他。上面奧泊人知道上次他也不曾從大門出去，今番却又從大門進來，覺得有些蹊蹺，不很放心，就再打發五十個人到城外巡哨去了。

太山尋到了那間地屋，牆上有了現成的窟窿，帶着琴痕鑽了過去。仍舊從從容容的把石塊照原來的位置放好，要教廟裏的人不疑心到這裏有祕密的出路，要教他們不發現那藏金的石庫。因為他還想在將來把這裏面的寶藏，都運了出去的緣故，所以這樣謹慎。他又抱起了琴痕，取早間進來的原路回出去。琴痕仍是昏迷不醒。出了地道的口，上了石壁的頂，太山回頭去望奧泊城，只見一羣奧泊蠻人，對着他這邊走來。暗想他若被他們看見了，恐怕寡不敵衆，保護不了琴痕。若是再回進地道中去，恐怕他們知道這條祕密的路，差人追來，前後夾攻，那時腹背

受敵，希望更少。猶豫了半晌，又看琴痕的樣子，實在柔弱得可怕，再不能耽停在地道中間。所以決意冒險前進，同時十分留神，不教他們看見。但是走不到三里光景，奧泊人忽然轉了灣，中間沒有樹林遮隔，自然看得清楚太山的模樣，齊聲大喊，放開脚步追將上來。他們心裏以爲今番一定到手了，可是他們的腿又灣又短，蹣跚的那裏跑得快。太山也知道他們的能力有限，只是不慌不忙踏着大步的走。走了一陣，還要停步看看那攔在他猿臂上的玉容。幸虧他靠着琴痕的胸口，知道他的心房還在跳動，否則照着這樣慘白的顏色，就要疑心他生機已絕了。行了一程，已到山岡下面，太山就放出本領，飛奔上去，預備過了山岡，躲避到樹林去。一則可以免得奧泊人居高臨下，用石塊打下來的危險。二則可以藏身在樹枝上面，休息一會。所以等到奧泊人爬上山岡的時候，太山早已進了林子。他們追了許久，已覺得十分疲乏，再是不見了目的物，心中異常懊惱。只在山岡上跳來跳去，手裏舞着木棍，狂叫了一頓，不追趕了。或者他們知道自己的腿太短，追也徒然，或者他們因爲不看見了太山，想起前次的經驗，知道尋也無益，所以

停止了，在下也不很明白他們的道理總而言之他們就此撥轉身軀回奧泊城去了。

太山在樹林裏望見他們不追了，就把琴痕輕輕的放下，睡在草地上，自己跑到一條溪流旁邊，取些冷水，把他的臉和手洗了一洗，但是還不見他醒來。太山心裏好不着急，又把他抱了起來，急急的向西走去。到了夕陽西下的時候，琴痕漸漸的有些知覺了。起先還是不敢張開眼睛，好像那道姑的利刀，正在胸口刺進來，又是心裏恍恍惚惚，疑心自己已死過了一會，星眸微啓，看見自己是被沈在海底的情人抱着，在綠陰之下行走，更可證明他的靈魂是和軀殼分離了關係。他就低聲道，死後果然遂了我的心願，我很感激上帝。太山驚道，琴痕，你說話麼？你有知覺了麼？琴痕道，人猿太山啊，我有知覺了。面上露出一種很快樂很滿意的神色，這是半年來他第一次有這樣的笑容。太山抱他到了一條溪流旁邊，揀着一片軟草地上放下道，幸喜我恰正趕到，救出來了。琴痕問道，你說我出來了，究竟是什麼意思。太山道，就是從祭臺上救出我愛的性命。你不記得了麼？琴痕很詫異道，救出我的性命。難道我和你都還活着麼？太山這時已把他靠

在一顆樹根上，自己立在他面前，細細的對他看了一眼，笑道：你是像我一樣的活着。你如不信，回到奧泊城去一問，就知道了。琴痕道：海難和褚朗都說你是落在大海裏，送了性命。他們都說一定是你，並且說是萬無生理。太山笑道：我確想不出方法來證明我自己不是落水的冤魂。當初我就是給這位褚朗先生推下水去的，但是我並沒有溺死。等一會我再詳細的告訴你。我現在是確和你初次看見我的時候一樣的曠野了。琴痕慢慢的想立起來，太山上前扶住，琴痕把纖纖玉手握住他的猿臂，立直了，低聲道：我萬想不到會有今日的快樂。我自從吞寧登的帆船沈下之後，這幾個月來所過的日子，差不多是在地獄裏一樣。我還疑心現在是在夢中，恐怕夢醒後，那雪亮的尖刀就要刺入我的心坎來了。我的愛人，快來吻我，免得遲了要來不及哩。太山自然立即服從他的命令，把他緊抱在懷內，不止吻了一次，二次，三次，足足吻了一百次，到得琴痕的呼吸，都幾乎透不轉來了才停。太山問道：現在你想我還是活人呢，還是你夢裏的情人呢，琴痕道：你如若不是活着，我很情願永遠做這個好夢，禱告上帝，不要讓我清醒才好。說完，

他們四目對視了半晌，不作聲。一種甜甜蜜蜜的神情，在下的筆墨實在描摹不出。他們把以前種種的苦處都拋向九霄雲外，將來的苦樂也在所不計，只知道目前是在極樂世界，沒有人會來破壞他們的幸福就是了。

琴痕先開口問道，我們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呢，打算怎麼樣呢。太山也問道，你最喜歡到什麼地方去呢，做什麼呢。琴痕道，你到那裏，我跟到那裏，你思做什麼好，我就做什麼。太山問道，我們講了半天，把格萊頓忘了，對於他怎樣呢。他不是你的丈夫麼。琴痕忙道，我又沒有出嫁，那裏來的丈夫。現在連我們的婚約都已經取消了。就是在我被那些蠻人捉去的那一天，我老實告訴了格萊頓我對於你的愛情。他也明白我不應守這違心的婚約。說是這件事的發生，是在遇着一隻猛獅，被人暗中救了性命之後，他忽然停住了，對着太山細看了一會，問道，太山，這是你做的事情。除了你，別人不會有這種本領。太山不答，低下了頭，自己覺得慚愧。琴痕怨聲道，你好狠心，不和我會面，把我丟下了。太山哀求道，請不要說罷。我當時受了一時的刺激，恨不永離人世，

所以遠避了你，到後來回想起來，又悔又恨，心裏的難過，和自己造成了一個地獄住在裏面一樣。他於是一五一十的把自己離開巴黎以後的事情訴說了一遍。

琴痕盤問了他許多話，最後他就問到褚朗告訴他的一段祕密，關於古特子爵夫人的情史。太山也是從實供招，毫無半句虛言。因為他本來心地純潔，坦白無私，始終沒有不可告人的隱情，供完了，靜坐着，望了琴痕，等他的判決。琴痕嘆了一口氣道，我知道褚朗的話是一派胡言，像他這樣的惡人，真是少見。太山問道，你心裏還惱我麼？琴痕不直接的回答他，反問道，古特夫人倭偕是個美人兒麼？太山笑了一笑，抱住琴痕道，那裏够得上你十分之一呢。琴痕微嘆了一聲，把頭低下，枕在太山肩上。太山知道他是已經宣告無罪了。

第二日，他們就起身向海濱走去，走了許多天數，路上好走的地方，他們就手挽手的走，遇着荆棘阻路的地方，太山就抱了琴痕在樹上走。因為他們知道格萊頓不會脫得危險，所以急着趕去救他，不敢十分耽延。否則他們現在所過的日子，甚為心滿意足，那裏有心還去管路程歲

月呢。

有一天太山遠遠聞着生人的氣味，他知道定是黑人，就告訴琴痕留意，不要發聲驚恐，決不會有危險。隔了半點鐘，他們看見西面有一羣黑人的兵隊，太山就認識是他自己的部下，華齊利的兵，立即發聲招呼。婆蘇利也在其內，還有許多陪他到奧泊去的義士。他們見了太山，也是了不得的快樂，狂跳狂舞了許久，大家圍攏來告訴太山，說他們倦念舊君，在各處找尋了好多時了。他們見了琴痕，異常奇怪，後來知道就是他們的未來王后，更是快活得手舞足蹈，都上來參見，表示敬意。他們聚在一起，齊向海濱走去。到了屋巢的所在，寂無人聲。太山爬上去一看，就取出一個錫鑼，拋給婆蘇利，命他快去取些水來，一面招呼琴痕也上去。原來格萊頓睡在裏面，雙睛緊閉，骨瘦如柴，看來真是可憐，不由得琴痕見了兩淚如雨。太山道：「他還活着，我們快想法把他救好，但是恐怕已經太遲了。」婆蘇利拿了水來，太山就扳開了格的牙齒，灌幾滴下去，再把他的頭額潤了一潤。不多一會，格張開眼睛來，望見了琴痕，微露笑容，見了太山，表示詫怪的樣子。

子。太山道，老友，你請放心，我們來得正好，你安心靜養着，不久就可以起來了。格搖了搖頭，微聲道，太遲了。亦好。我願死。琴痕問褚朗在那裏。格道，我病重，他就走了。真是鬼魔。我要水，他取了盞我喝。還當面笑我。說起了褚朗，他的精神似乎振了一振，繼續道，此仇必報。我還不願死哩。但是經這一來，他力竭聲嘶，頭倒了下去。太山用手撫了他的額上道，你不要煩惱。褚朗這個賊，我自

有相當的方法對付他。

格睡了許久，不動不響。太山聽他的心臟慢慢的無力跳動了。到黃昏時分，又略覺滿醒了一些，微聲向琴痕道，我對你和他很抱歉。我愛你得很，惟恐失了你的愛，所以昧心做事。我的罪孽很重，也不希望你赦我。但是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說完，他就用手探入蓋在他身上的一件大衣袋裏，摸索了一會，掏出一張黃紙，塞在琴痕手裏，隨即倒了下去，一命嗚呼了。

太山對着他悽然下淚，琴痕更哭得和淚人兒一般。過了一會，琴痕展開那張黃紙，一看，原來是一通電報，上面寫着

指紋證君確係灰石爵士

達拿敬賀

他讀了兩遍，方始明白這十個字的意思，就把這張紙交給太山道，他知道了這件事，這許多時候，始終沒有給你知道麼。太山道，我先知道這件事，我倒沒有知道他知道這件事。這一定是我接這電報的晚上，落在車站上，被他拾起的。琴痕便問道，但是你那天晚上，不是親口告訴我們說，你的母親是人猿麼，說你的父親是什麼，你還不知道麼。太山道，爵位和財產於我沒有什麼重輕，但是我若正了我的名，就和奪了我心愛的人的東西一樣了。你明白我的意思麼。琴痕拿出雙手，握了太山的手道，你自己犧牲得太利害了。

第二十六章 成禮

四個華齊利人擡着格萊頓的屍體，其餘的人都跟在後面，向太山的海濱小屋出發。因為太山主張把格萊頓葬在已故灰石爵士的墓旁。琴痕也很贊成這個意思。所以第二天早晨，就忙

着預備前去。琴痕心中暗想太山雖是在荒林中生長成人但是他的爲人比在文明世界中受教育的人，還要溫厚知義些，好生奇怪。

三程中走了二程，他們忽然看見沿着海岸有一個人，慢慢的對着他們走來，頭上戴着一頂光可鑑人的大禮帽，低着頭背着手的走。琴痕一眼瞧見，就驚呼了一聲，趕上前去迎他。那個老人聽見了他的聲音，也擡起頭來望，一見了琴痕，也急急的迎上來，把琴痕抱住，一雙老眼裏淚珠簌簌的落下來，正是悲喜交集，一時都說不出話來。既而看見了太山，他又疑心自己不在人世，旁人費了許多說話，纔教他明白太山死裏逃生的事情。他們又指着格萊頓的屍體，告訴他前一日的情形。卜老先生道，我又不明白了。褚朗對我們說，格萊頓得病身亡，已有多日，怎麼他到昨天纔死呢。太山道，褚朗是和你們在一起麼。卜老道，是的，他新近纔來，帶着我們尋到你的海濱小屋。我們住的地方，就在其北。我想褚朗一定以重會故友爲樂事也。太山道，一定又驚又喜哩。

不一刻，他們都到了小屋的近旁。那裏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太山先看見內中有一個人，很像達拿，就放聲喊道，保羅，你怎樣會在這裏。達拿聽見了，忙迎上來，和他握手。大家約略敘述別後的情形。原來達拿的船，這一次正奉政府的命，往斐洲海岸一帶巡行，經過從前他們舊遊之地，很想登岸視察一番。這是達拿的主意。豈知登岸之後，就遇着吞寧登一行人，商量把他們帶上了船，送回通商口岸去。真是無巧不成話，偏偏又遇到了太山。

施海難和他的母親，瑪利和菲蘭度，看見琴痕回來，依然無恙，都快活得了不得。琴痕把太山怎樣從奧泊城中救他出來的細情，告訴了他們。大家都以為除了太山，世上沒有第二個人會幹這種驚人的事情，齊向太山說崇拜的話，弄得他十分厭煩。

那些華齊利黑人從來沒有看見這許多白人，可是言語不通，只好立在一旁呆看。太山的一班朋友都賞了些東西給他們，他們更是高興。但是聽見太山對他們說，要坐了現在停在港外的船，陪着一班朋友回去，他們登時垂頭喪氣，很露惜別的意思。

吞寧登和褚朝在那天早晨出去打獵，還不會回來。琴痕對太山道，褚朝見了你，不知要怎樣的手足無措哩。太山哼了一聲道，他休想再逃得性命。琴痕看他滿面殺氣，知道他已經蓄意把褚朝處死，就用手按住他肩道，在野林中除了你自己的蠻力，沒有什麼法律，你可以隨便報仇雪恨。但是現在有法國的兵艦在港外，文明政府的權力可以按照法律處理。你平空殺了他，便犯了罪名，就是你的朋友也不能幫你。你若反抗起來，於我們大家不利，我不願意你因為這件事，敗壞了我們的終身大事。請你趕快收拾起殺人的念頭，將來只要把褚朝或是陸可夫不管他叫什麼名字，送交杜佛蘭船長看管，再引渡到正式法庭上去辦他的罪就是了。那裏值得犧牲我們兩人的幸福去做呢。太山聽了，覺得他的話確有道理，就答應了，不直接下手殺他。隔了半點鐘，吞寧登和褚朝從樹林裏出來。吞先見許多生人在自己的場上，白人裏面夾着漢人。又見內中有一個高大的漢子，和達拿杜佛蘭在那裏說話。吞向褚道，怪極，這是什麼人呢。褚朝跟着他的視線望去，登時大驚失色，咒罵了一聲，就舉起槍來，對準那個人扳機直放，幸虧吞寧登

靠在他旁邊，用手把槍管向上一推，那顆彈子在太山頭上飛了過去。褚朗再要放第二槍的時候，太山已縱到他面前，把他的兵器奪了下來。杜佛蘭達拿和十來個水手也跟在後面來了，太山就把褚朗交給他們。好在事前他已向杜佛蘭說明褚朗的罪名，所以杜船長立即命水手將手銬拿來，放在褚朗手上，帶到船上去，囚在下面。太山想到從前法國政府把他查辦裘納威的時候，他從陸可夫手中搜出的秘密文件，或者還在他身上，就請求杜船長許他一搜。果然在他的內衣袋裏，藏着這外交上很有關係的文書，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太山自喜對於法國，總算效了微勞。

其餘的人聽見槍聲，都跑出來看。吞寧登望見琴痕，詫異非常，走上去握手道故。後來太山事完，也走來了。琴痕就替他們介紹，對吞道，這位是灰石爵士約翰格萊頓。吞聽了莫明其妙，照例說了些仰慕的話。

在紅日西下的時候，他們把西雪而格萊頓葬在他叔孀的墓旁。太山請杜船長升了三破，

示敬意。卜老先生在年少時本來做過牧師，所以由他主持祈禱的事情。旁邊送葬的人，有法國的軍官水手，英國貴族，美國人，斐洲土著，真是特別得很。葬事既畢，太山又請杜船長耽擱兩天啓旋，因為他還有些貨物，要到內地去取來。杜船長自然答應了。到次日午後，太山帶了華齊利人運到了他的寶藏。衆人看見是一條一條的真金，都詰問太山從那裏得來的。太山不願意說出地點來，笑道，我現在祇帶回我所有的寶藏的千分之一，預備將來用完了，再來運取。第二天他又運了一次，全數搬上了船，落了艙。杜船長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很像古代西班牙採寶的船，滿載而歸的故事。水手們見了眼紅，造反起來，豈不是合了古語護藏誨盜麼。

翌日，他們忙着預備上船了。太山忽向琴痕道，這裏的小屋是我的家，旁邊又葬着我的父母，周圍的野林也是我的家園，一旦離去，實在有些依依不捨。所以我很想臨走之前，再留一個紀念。我們好不好就用這小屋做我們結婚的禮堂呢。琴痕道，人家要不要說我們的笑話。祇要不是越軌的舉動，我也想這個地方，是我們二人的愛情發源之地。就在這個地方結婚，豈不大妙。

他們就立刻去徵求朋友的意見。結果是大家贊成這件事情。於是卜老先生又代理牧師的職務，在海濱小屋中行禮。起先預備達拿做男僕相，海雛做女僕相的，但是吞寧登提出了一層意見，臨時改變禮節。因為他攜了海雛的手向衆人道，施夫人如若贊成這個意思，我和海雛也就在今日湊他們的熱鬧了。所以兩對新人，在這斐洲海岸上一間小屋中，行了雙結婚的嘉禮。

翌日，他們都上了船出發。岸上華齊利人一字式的排開，恭送如儀。太山和琴痕並肩靠在船欄杆上，看到陸地的影子已經不見，太山轉身抱了琴痕道，我若不曾遇着你，無論怎樣，今生不願離開這野林的自由生活了。說完，低下頭來，在琴痕的櫻脣上，接了一個甜蜜的吻。以後的事情尙多，且讓在下休息幾時，再行續記。

(第一篇完)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新著小說

京華碧血錄	三冊	二角
冤海靈光	三冊	四角
金陵秋	二冊	二角
碎琴樓	二冊	二角
教育部 馨兒就學記	二冊	二角
教育部 埋石棄石記	二冊	二角
教育部 孤雛感遇記	二冊	二角
教育部 新舊家庭	二冊	二角
倭刀記	二冊	二角
飛絮欺花錄	三冊	七角
僑踪萍合記	二冊	二角
僊城奇案	二冊	二角
二女懺情錄	二冊	二角

女學生	二冊	二角
文明小史	二冊	二角
掃迷帚	二冊	二角
瞎騙奇聞	二冊	二角
市聲	二冊	二角
慘女界	二冊	二角
玉佛緣	二冊	二角
海上繁華夢	三冊	一元
鷓鴣姻緣	三冊	八角
俠義佳人	三冊	八角
環瀛誌險	二冊	二角
劫花慘史	二冊	二角
中國女偵探	二冊	二角

此外尚有各種詳載圖書彙報承印奉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本館發行小
說世界刊載
名家小說久
已膾炙人口
茲將其中重
要作品用叢
書體裁另印
單行小本最
便攜帶已出
下列各冊餘
俟續出

- | | | | |
|----------|-------|----|-----|
| 戀愛與義務 | 羅琛女士著 | 一冊 | 一角半 |
| 午夜角聲 | 葉勁風著 | 一冊 | 二角半 |
| 時代之花 | 葉勁風著 | 一冊 | 二角半 |
|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 張伯符著 | 一冊 | 三角 |
| 荒服鴻飛記 | 天游譯 | 二冊 | 五角半 |
| 荒服鴻飛記續編 | 天游譯 | 五冊 | 八角 |
| 野人記 | 胡憲生譯 | 二冊 | 五角 |
| 還鄉記 | 曹梁慶譯 | 二冊 | 五角 |
| 歐戰從軍記 | 趙開譯 | 二冊 | 三角半 |
| 黑白記 | 天游譯 | 二冊 | 三角 |
| 黑白記續編 | 天游譯 | 二冊 | 三角 |
| 古畫徵 | 黃寶虹編 | 一冊 | 一角半 |

◀ 餘 冊 陸 續 出 版 ▶

The Story World Series

The Return of Tarza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初二版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野人記）
 還鄉記 一一册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E. R. Burroughs

曹 梁 書 館 廈
 商 務 印 書 館 廈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市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商 務 印 書 館 市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吉 林 龍 江
 濟 南 太 原 開 封 西 安 南 京 漢 口 長 沙
 蘭 州 安 慶 蕪 湖 南 昌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常 德 衡 州 成 都 重 慶 廈 門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香 港 梧 州 雲 南 廣 州
 張 家 口 新 嘉 坡

五〇一三分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possibly '771' or similar,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